



457

日本中西牛郎著

支那文明史論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3 0525 5491 6

普通學書室譯行

00196

00111

緒言

予多年懷著作支那文明史之志。未得其閑暇。近頃少有閑暇。乃執筆著本論。題曰支那文明史論。蓋不過拔支那史之骨髓而示之。故其文字不精詳。其引例不該博。然尋支那歷代文化之脈絡。豫測此有七十五萬方里之版圖。與四億萬之生靈之一大帝國之前途命運。略異于世之論支那歷史及論支那時事者。至于其評議。乞讀此書者任之。

著者識

凡例

一是編係日人論我國學理之最新警切當者。讀之令人識見超邁。思想開展。其宗旨正確。不偏不倚。直有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獨具隻眼之概。

一是編議論闡舊學。標新義。中平和平。摘發我國古有文明之髓。惟因論漢族而不免有歧視他族之處。亦非一視同仁之道。且于現今國體有關。故遇此等處。譯者略有刪節。閱者諒之。

一是編初照原文直譯。故詞句中冗沓不堪。漸復修改一過。而冗沓處仍復不免。望太雅教之。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

譯者誌

支那文明史論目次

第一章 發端

第二章 漢族文化之最大原因

第三章 社會基礎之家族

第四章 政權及法制

第五章 哲學及文學

第六章 孔子及儒教

第七章 對漢族文化發達上有形之敵

第八章 對漢族文化發達上無形之敵

第九章 支那帝國之將來

第十章 現時我邦講究漢文學當變其法

支那文明史論

日本 中西牛郎著

第一章 發端

亞細亞大陸之東端。有一大帝國也。曰支那。其版圖東西千三百餘里。南北八百餘里。面積七十二萬方里。按此係日人口四億萬。合支那本部。滿洲。蒙古。伊犁。西藏爲一。以組織此大帝國。古代羅馬帝國。版圖跨歐亞非之三大陸。固自不及今日之支那帝國。北米合衆國。版圖之廣。殆與支那相伯仲。至人口不及其六分之一。唯俄國之版圖。雖稍稍過于支那。至土地之富。與人口之衆。不及支那帝國遠甚。故若分割此帝國。建爲與佛蘭西相似之小國。則今日之支那帝國內。可造十二個佛蘭西國。是則支那者。豈非世界之最大帝國乎。

支那在已往固大。在現今亦大。在將來亦必大。而徒語支那之大。似嫌

迂套。吾今假美國一有識者之言，聊爲讀者告之。

歐洲之皮相的觀察者，指此大國民，矮陋無氣力，庸俗之人民也。其髮如豚尾，食麩鼠吸鴉片之人民也。如此輕蔑之。雖然，苟少有智慮者，誰以支那國民，謂非人類歷史之上，可驚二大現象乎。若以支那比較之，雖彼之三角塔，蘇惟庫蘇之邦土，對之亦無顏色。然支那之淵源，包秘密之雲霧，真相不可知。比之埃及，更甚一層矣。

研究支那之人，先可驚者，其研究之局面廣大是也。蓋其疆域之廣，與北米合衆國在伯仲之間。其海岸延長線，凡三千五百英里。其黃河長江之二大河，自然區分成三帶之地，延長之而接合爲一線，凡六千英里。至其人口，十二倍于合衆國。唯兒掠母博士其著書中，記有國統論曰：支那人有萬事好誇大之風。其自國人口之數，對外國人所言，決無實數。博士又曰：支那帝國之人口，大概每一方英里二

百六十八人之比例。然至東部地方。每一方英里。有四百五十八人之比例云。夫歐洲列國。人口最稠密之邦土。無若英國。然英國之人口。猶不過一方英里百八十九人之比例。而支那之人口。如斯。是豈得不云支那者世界第一人口稠密之邦土乎。支那之諸都會。于其廣大之處。不讓世界之大都會者頗多。北京之周圍。凡廿英里。城壁之高五十英尺。濶稱之。南京則以廿一英里之城壁。環之。斜沙曰。南京爲六大王國或興咸廢之故址。古來文明之殘物。累累沉埋云。誇美支那之十三世紀之旅行者邁爾尼。記杭州之事曰。康莊之道路。夥多之橋梁。壯麗之街衢。巍峨之宮殿。是誠天國之城市也。是世界都會之最廣大最美麗者云。卽今日四方所環之城樓言之。其崇者聳雲耀日。當時見之。非不可稱天國矣。香港爲今日世界萬國輻輳之所。維多利亞街一處。有二十萬之居民。廣東爲南方支那之最繁

華都會隔年考試。每有一萬之考生。自四方雲集。又有此大試院以容之。其製造絹紙。木綿。煙火。輸出世界。據維兒掠母博士之言。五萬之織工繡工。四千之靴工。在此營業云。十七世紀之時。法國之旅行者自支那歸曰。在支那可與巴里頓頓之都市不少。可與里昂匹敵之都市。有八十。比之較小之都市。其數凡千云。

觀支那年代之悠遠。則吾輩更不得不起一層之驚歎。蓋支那之歷史。至少可溯至四千年以上。若夫他國四千年以前之歷史。大抵不過爲想像所結構者。獨支那之歷史。爲有確實之年代。與事實之歷史。支那以悠遠示人類世界之模範者也。杜慕司曰。希臘國民他羅衣之戰爭。不外荒遠小說。然此時支那之國家既成立。其事實傳之今日。呵衣志尼教授曰。在希臘神代以前千年之古。支那已組織統一之國家云。

然而此版圖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年代之悠遠，蓋不足怪。其所以然之理由，彰彰可明也。是即支那人民勤敏質樸，勞力之效果。夫支那無哲學，無詩，唯有勞力。是即支那人民之特性。上帝以勤苦之天啓與支那人。支那人民之福音者，勞力也。斜沙曰：天國之門大書曰：不問其所得解之秘義如何，唯視其得成之實事如何而已。斯言實然。支那之長城，凡觀地球之表面者，誰不驚歎。此一大工事實紀。元前二百年竣工，即其長二千二百五十英里。比我合衆國薄司登至西槽，之相距猶遠。其高二十英尺，乃至二十五英尺。以巨石與煉瓦築成。六馬可並馳于壁上。然觀此長城之建築，更溯二千年之古。支那之泥工之巧，有足使今日歐洲之旅行者所驚歎者。舍外陀曰：若取長城之巨石與煉瓦，作六英尺廣，二英尺闊之壁，可得環繞此地球二重云。而此宏大之建築，至今日依然。支那又以道路與運河縱橫。

交貫其大河殆可駛航至河源。支那運河最大者其長六百五十英里。壁岸厚百英尺。或高出地上二十英尺。或穿巖石深七十英尺。是則世界溝渠之最大者。非支那歟。（見舍外陀之孔夫子論）

抑吾人所最驚者。今日集黃龍旗下。組織支那帝國之四億人口中。漢人。滿洲人。蒙古人。西藏人。而其中三億七千萬之漢族是也。顧四千年前。漢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漸次經星霜。四方繁衍。秦漢之世。既布中國之全面。即今日之支那。以支那本部爲家鄉。人口充溢。四百餘州。其流出滿州。蒙古。伊犁。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柬埔寨。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踰太平洋。侵入布哇。合衆國。加拿大。秘魯。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瓜哇。淳泥。及澳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民。有資力者。擁數千百萬之資本。與

歐米之富商大賈爭輸贏于商戰場中。不相下。漢族之富于擴張種族之勢如斯。然則世之識者云。豫料將來二十世紀世界中權勢之取大者三。爲俄美清。亦決非河漢之言云。

今也。此漢族戴愛親覺羅氏爲皇帝。爲恭順忠義之臣民。對滿洲之征服者。雖外觀宛如奴隸。然僅一千萬之少數之滿洲人。對三億七千萬之多數之漢族。智力富力。則被征服者之漢人。遙優于征服者之滿洲人。是則今日政治之實權。漸漸移歸漢族之手。亦不足怪。若今日之支那帝國。除去漢族外之人口。不過今日三十七分之一。茫茫邦土。與朝鮮安南陷同一之命運而已。然則今日維持支那帝國之中心力者。不在主治者之滿洲人。而爲被治者之漢族。又何容疑乎。

然今日之清朝。其昔起自長白山之麓。八旗之威。所向無前。糾合諸部。征服四鄰。乘朱明之衰亂而入中國。掃蕩流賊。舉四百餘州爲我臣妾。

康熙乾隆之際。內平三藩之亂。外征伊犁西藏。文治武功之盛。前古無比。而其基址漸漸動搖。人心漸漸倦怠。內致綱紀之弛廢。外招列國之輕侮。彼三十餘年前。粵匪洪秀全者。一呼而喚起風雨。蹂躪十六省。攻陷三百餘城。當時大清朝之國運。恰如一髮挽千鈞矣。是誠盛衰無定。榮枯不常。亦事變之極者。距入關時不閱三百年。而事變既如此。然漢族裏面之勢力。則四千年間有進無退。有盛無衰。然則支那皇室雖歷經興廢存亡。而於漢族之勢力。固無甚關係也。

世人徒讀支那既往之歷史。駭支那之衰弱。外狄之強梁。雖然。今日觀清國之大勢。非昔時之比。英法美俄之人民。今日侵入支那之內地者。與昔時五胡雜居中國不異。清國與我邦戰而大敗。出三億萬兩之償金。乞和。與昔時宋朝與土地金帛乞和。遼金無異。其借俄國之援助。欲與之土地訂密約者。與昔時後晉之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與契丹無

異而今日支那有無限無盡之富源其茶供今日世界億萬之飲料其煤供全世界二千年燃料而有餘江河縱橫沃野千里苟利用器械布設鐵道則凌之爲世界第一之富國不難也因此而列國之圖進取者滔滔八面壓來而集于支那漢族將來之命運果將如何乎雖然歷代支那爲外狄征服而漢族之勢力毫不爲之衰退將來之漢族亦果能如此乎抑不知漢族種族繁殖之勢力即其一大勢力之所隱伏者果作何表見乎又不知今日歐洲文明之傾向與漢族固有之文化果有如何關係乎苟吾人以是等問題得一一精細解釋之則預知漢族將來之命運瞭然如觀火矣

我國之鄰國利害之關係最密接者即支那帝國若將來支那一變其局面無論其變局爲支那內部之革命國內分裂與將來立新政府與將來爲英俄等強國乘機會分割或今日政府益講求進取之策架設

鐵道電線採用文明之利器發達工商業斷行政治上之革新以挽回國勢在我邦皆受其影響而我邦今後之盛衰存亡可謂盡關係于支那然當今日潛心觀察支那帝國之大勢討論其關於將來之問題以爲對之之準備者實現今之一大急務識者所當任也予謏陋不敢謂其人惟支那四千年間之歷史十餘年來聊加研究聊以此一篇之支那文明史論公世以爲我國人士研究支那者之參考而已

第二章 漢族文化之最大原因

第十九世紀之今日宗教之勢力甚微弱僅爲組織國家之一部之機關又不過占人間最高智識之哲學範圍內之一科雖然古代人類入文化進步之途徑之初社會一切之事物皆依宗教而布置彼之印度埃及希臘之文化悉基于宗教而支那帝國亦然也

然則古代漢族之宗教思想果如何乎能解此問題則漢族文化之最

大原因固不難知也。吾人以古代漢人之宗教思想爲拜自然教。

然即自

非之義即之意乃崇拜之意耳但拜自然教云者。意義何如。欲說明之。當

先舉與拜自然相反之宗教思想論之。以示兩者之差別。與拜自然教相反者。如古代印度及猶太之宗教思想是也。至今日之佛教。有數處雖與婆羅門教略異。至其全體固自婆羅門教中脫化。又今日之基督教。有數處與猶太教有異。至全體固從猶太教中進步。然婆羅門教佛教。概可以萬有神教總括之。猶太教基督教。概可以惟一神教總括之。兩者之思想。於教理不相容。至其與拜自然教反對。則兩者固立同一之壇上而携手者也。

蓋代表印度思想之婆羅門教。佛教。與代表猶太思想之猶太教。基督教。皆惹起吾人之感覺。于有形世界之外。信其有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之靈體。以感覺所不可接之靈體爲真實。至以感覺所接之有形界爲

虛假其所異者。唯猶太教者之以真神。此真神在有形世界成立以前。無其始。于有形界盡滅以後無其終。印度教者名之以真如。此真如者。離有形世界之現象。不生不滅。外有形界之現象。而無限無極。以此爲兩教之歸着處。其人卑有形而尊無形。厭虛假暫時之世。慕真實永久之世。反之。拜自然教者。唯以觸于吾人五官之感覺。宇宙萬有之中。凡其勢力有關于人類之生活及福澤者。則崇奉之。其教人不過以此而已。固無關於離有形世界之靈體。而作未來世界之思想也。

漢族之組織社會。在堯舜之世。堯舜之世。去今日四千年。黃帝之世。則在四千二三百以前。然云黃帝都涿鹿。顓頊都帝丘。帝學都亳。帝堯都冀州。可知漢族之起原。在黃河之東北。或云漢族來自西北。沿黃河之流而繁衍于東方。此在黃帝以前。歷史所未曾記載。難言其確。唯黃帝以後。漢族之蕃殖于東北。進文化之程途。則不可爭之事實也。然彼

等今日文化最大原因之拜自然教由如何次第而成乎亦一疑問也。唐之司馬貞補史記云。

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粟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唐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不紀載籍。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蓋十有二焉。

以此觀之。拜自然教者。與漢族一同發達。可以明矣。今夫在不能以科學說事。宇宙萬有之理法之時之原人時代。仰觀俯察。悉惹起奇異之念。而其最大者太陽也。萬物因其煦育之恩而生長。因其先輝之德而生顏色。生物非生物。無不受感化。繼之者月與星辰也。月雖無生長發

育萬物之功而照夜之輝光。次于太陽。至無數之星辰。其光雖小。于月
燦然滿太空。有人類不可測量之秘密。故未開化之人民所尊敬者。無
如日月星辰。然俯察地則山嶽巍巍而峙。川河滔滔而流。與人類之恩
澤。不可思議。又其來源及變化不可測者。風雨也。寒暑也。故原人所崇
奉者。在上無如日月星辰。在地無如山嶽河海。而載山嶽河海者爲地。
包日月星辰。覆山嶽河海者爲天。故日月星辰。山嶽河海者爲原人所
最崇奉可知也。

支那今日無有與吾人所用宗教之意義相仿之文字。若強求之。則祭
祀之祭字可當之。然祭字元來自象形會意之二義出者。蓋夕者爲肉。
又者爲手。二爲天。小爲日月星辰之三光。卽人手持肉祭日月星辰之
義。而祭字之作。在堯舜以前。則此字與漢族之拜自然教同生者。漢族
宗教思想之起原可知矣。

天地之間有靈蠢之動物其最靈者爲人類人類之所以異于他動物者以其精神思想也而猶爲天之所包覆故拜自然教者以天爲離有形世界之靈體又以天爲有攝理人類萬事之意思及勢力者然則以日月星辰山嶽河海謂無意思及勢力乎雖無如天之意思及勢力亦無不有其神禮記之祭法篇曰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天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總之拜自然教者祭天祭日月星辰祭山嶽河海祭風雨祭祖先之靈皆神是也人類死其形軀雖朽滅魄歸於土魂上於天然彼如印度猶太二教之輪迴流轉或行于他世界云云則無之也

漢族有如此宗教思想。以其歷史證明之。毫無可疑。唯此宗教思想。如何爲漢族文化之原因乎。易言之。則曰。拜自然教者。使漢族爲何等國民乎。是吾人將解釋之一大問題也。今吾分析拜自然教之性質。而論漢族文化之進步與結果。

第一。拜自然教者。不信離有形世界有靈體之存在。故無未來世界之思想。以此漢族之思想。皆向現世發達。如學問技術。皆以利用于有形世界爲目的。而研究之。苟非人生現世所必要之事物。措而不講。如何而人類得遂其目的。即達其形體上之快樂。精神上之欲望。如何而得組織善良之國家。如何而得發達本來固有之性。踰此問題。則不再進。究之。步。是無未來世界之理想。而以現世爲目的者。所宜然也。更詳言之。則拜自然教之信徒。除生存活命以外。眼中無一物。而其所謂生活者。現世之生活而已。無未來之生活。有形世界之生活而已。無無形

世界之生活。以此彼等者。于學術上之研究。唯研究物理心理上之現象。不外於增進人生之福澤之上所應用者而已。其結果。則學術者之研窮深奧。大宇宙之真理之精神。而不能達精微之域。道德者。唯得現世之幸福之方法而已。無入無限世界之準備。如此人種。豈不可稱實利之人種乎。是由拜自然教而生之第一結果也。

第二。拜自然教者。崇奉天地日月星辰山嶽河海及祖先之靈者。卽多神教也。多神教。包含一多樣之思想。又包含統一之思想。是於彼佛教之平等差別之說。所以大異也。佛教之平等差別者。言以其相差別。以其體平等者也。拜自然教者。異是。多樣之思想云者。言天地日月星辰山嶽河海等其他一切萬物。各異其形狀性質勢力作用。其統一云者。以天置最高位。統屬一切萬物。使調和勢力作用者也。蓋天地之間。反對之事物甚多。例如四季之春生而秋殺。人類之男剛而女柔。形狀性

質勢力作用不同。而全天地生成之功。則一。恰如五聲相和爲樂。五色相合成文。五倫相紘成國。此思想者。漢族則倣自然之模範。爲人事之應用。故漢族網羅自然事物而利用之。及後世採用外國之技術。資自己之發達。一依此思想而成。例如佛教基督教。與漢族固有之思想相對。當拒絕之。然佛陀西方之聖人也。耶穌又西方聖人也。設其教各從其地而不棄。是亦由拜自然教之精神而出者也。

第三。拜自然教之思想。尤有勢力。而其影響及於漢族之政治上者。天是也。夫天者。猶言上也。多神教之思想。獨以之統一多樣而已。又有立階級秩序之思想。即如其祭祀以天爲最尊。地次之。日月星辰次之。上下尊卑之區別極精。立階級極嚴。即漢族禮儀之起源。不外使此秩序之思想。向人類社會之方面發達而已。

有較攝理自然之現象及人事之現象之天。而勢力較遜者。山嶽河海。

之神。唯有鎮其地之勢力。其他不及也。祖先之靈。唯有禍福其子孫之勢力。其他不及也。拜自然教之信徒。不認別種勢力。有等子天者。故得不至大凌小。強暴弱。而國家之建設。豈得永遠強固之乎。印度之婆羅門教。托宗教而分一國之人民。爲婆羅門。刹帝利。吠舍。戌陀羅之四種姓。獨婆羅門刹帝利有統治一國之權。又中世歐洲之天主教。立帝王神權之說。維持國家之主權。若支那。如何得統合其社會。蓋亦以天爲國家權力之源。唐虞夏殷之王者。皆以其位稱天職。然以國家主權稱天職。苟逆天意。不任天職者。不能得其位。又有其位而逆天意者。可討伐之。是堯舜湯武之禪讓放伐所由行也。抑世界萬國中。保守之風氣最盛。帝王之威權最尊。嚴宏大者。無如支那帝國。如此國體。而禪讓放伐。乃自古行之。歐洲民族所始得見者。如美國之獨立。法國之革命。支那則於三千年前。既爲公認。不可驚乎。而誰知保守之風氣。與革命之

主義皆出於拜自然教而不相悖也。請進論其保守之風氣。

第四漢族者。保守之風氣最富。不能不謂其特性之最大者也。試讀自唐虞至今日支那帝國數千年間之歷史。制度文物。風俗習慣。非依然不變之漢族乎。又觀今日移住於南洋諸島。澳洲。美洲。數百萬之漢族。雖在如何文明之國。其固有之風俗習慣。毫無所改。如此漢族之富於保守之風氣。何因而然。是亦無非拜自然教之結果也。蓋拜自然教之養成保守之風氣有二因。一則以家族爲國家之原點。以一家之族長比天。族長之命令如何。不敢違背之。二則人死其形體雖朽腐。其靈魂不滅是也。此二因可特名祖先教。此祖先教卽一切保守之風氣所因而養成者也。若欲去漢族保守之風氣。非先除此祖先教不可。此祖先教存。則漢族保守之風氣。有朽不滅之勢力。要之拜自然教之中。包含多神教。祖先教之二教。而漢族爲此宗教思想。養成二千餘年。及漢

代。佛教始來自印度，欲破壞之，終不能奏其功。又在化方之北方種族，欲以腕力破壞之，亦不能奏其效。故拜自然教者，使其信徒爲勞力之國民，又使其建設統一強固之國家，使強固家族之基礎。其結果即人口繁殖，殖富之道，不外有形事物之進步。此支那帝國，所以今日有四億萬之人口也。

故予發明以拜自然教爲漢族文化最大原因之義，以拜自然教中所包含要質說明漢族一切之進步，即欲說明其社會之諸現象，以叙漢族文化之發達。顧支那古來歷代，無今古一貫之歷史，即偶有之，亦唯政治上之歷朝興敗之歷史，非漢族發達之歷史。及近時，雖非無倣西洋文明歷史之體制，網羅文明一切之現象，亦無以一主義貫之者。獨予之所攻究者，於本論中以拜自然教爲漢族文化之最大原因，欲自是以說明一切之現象也。

第三章 社會基礎之家族

支那帝國自堯舜至今日。經過四千年悠久之時。不知閱幾十回之革命。彼在長江之濱。有金陵。非所謂歷六朝之興廢者乎。況在黃河之畔。有洛陽長安。故趾廢墟累累。今猶動行人千古無限之感慨。而此歷代之革命。非獨起於國內者。如彼金元二朝之皇室。皆遠自塞外。或由漠北而來。非馬蹄烟塵之間。蹂躪支那帝國者乎。然獨可驚者。立此滔滔歷代革命之波中。漢族之文物制度。風俗習慣。依然不變是也。今日之清朝人民。與三百年前之明朝人民。同一人民也。明朝人民。與元朝人民。同一人民也。又元朝人民。與宋朝人民。同一人民也。而五代而唐而隋。而南北朝。而晉魏漢秦。朝廷雖異。至人民之風俗習慣。思想感情。殆無一變。是豈非富於保守之國民之可驚者乎。然而此保守之勢力。在於何處。蓋在於社會也。彼國家歷幾回革命。其社會無一回顛覆。而社

會之基礎強固而不顛覆者。蓋在家族。而家族之制度強固。所以革命不能動之。政權不能變之者。蓋又在漢族之祖先教也。

祖先教者。拜自然教之一要質。上章既略說之。又詳論之。祖先教者。依二個之道理而成立者也。第一者。漢族以家族爲小天地。以親長爲天。而尊敬之。二則人死則肉體雖朽壞。魂上天。魄入地。焄蒿悽愴。其靈永存。而祭祀之是也。此二者。實漢族祖先教之所因而起。漢族之卓越世界萬國。具可驚之保守主義之勢力。即存於此矣。

今日漢族之出稼海外各地。以勞力貯金。每一人各數百圓。乃至數千圓。携歸鄉國者。每年數千人。其金入清國者。不下二千萬圓。是果以如何理由得說明乎。又豈得謂非祖先教之勢力乎。夫祖先教以父母之靈永存。故漢族之自古來所以懼去其鄉國者。豈非以不得去父母墳墓之地乎。今因人口增殖。逼於不得已之勢。不得不出稼鄉國之外。因

之永離墳墓之地。所甚不願也。故海外之地。風光之美。人生之樂。雖勝於故土。其囊底苟生貯蓄。則必向祖先墳墓之地歸來。其必然之志也。夫人民尤富保守之風氣者。比居其鄉國。永不他移者。無更甚矣。自幼年至成人。感化受印象者。獨其圍繞身邊之鄉國。耳目心志。不移於他處。不變其一定。至其子孫。決不使感化他鄉之風俗習慣。而免失自鄉之風俗習慣。故保存風俗習慣之勢力。以人民世世代代。不去其祖先之地爲大要。而去祖先墳墓之地。爲古來漢族所最重者。漢族因之富於保守。養成風氣。不亦宜乎。

然祖先教養成漢族保守之風氣者。不獨重去其祖先墳墓之地而已也。夫事死如事生。風族祖先教之骨髓。孔子三年不改父之道。一言萬世不磨之金言。故支那人民之冠婚葬祭等。凡一家之大事。每必至祖

先之廟告其靈。故支那之家族。其一家之憲法。即其祖先之意志。如此重祖先意志之人民。其不欲改古風舊俗。何足怪也。

然而祖先教所以更進而在漢族保守之風氣中成第三影響者。卽家族之結合是也。今夫數人之兄弟。尊其父母。父母死。祭其靈。此兄弟各有數人之子。亦皆當尊祖父母。如此則數人之孫。分家而爲數家族。其祖先皆同一。祖先既同一。則雖愈遠愈疏。不失其家族之親。而此數家族或數十家族。皆欲不去祖先墳墓之地。住居同一之鄉里。同一之村落。必因宗黨之親。而患難相救。吉凶相弔。同心戮力。維持祖先之遺風。是卽漢族家族結合所以強固也。

故於支那歷代革命之亂。每每王孫落魄。乞哀路人。城闕廢頽。遺悲後世。至地方之豪族。則經數百千年之久。住祖先墳墓之地。守祖先之遺業。維持祖先之風俗習慣。不失其家族之最大者。至儼然如諸侯。太平

無事之日。勵力勤業。以計衣食之富裕。有事之日。其族長率族人執兵器保護其鄉里。此例自古不少。故賊軍見官吏則侮之。遇地方豪族之勢力強大者。憚而避之。其例亦不少也。

史記太史公之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贖玄孫卯爲武信君將。

是司馬遷自叙其家系。故詳密如此。然是豈獨司馬遷而已。若今日之支那人。語其家系。其詳密亦皆如此者也。

如吾邦自源平至足利時代。有地方豪族數家。相合成宗黨。不異支那。是非獨源氏平氏之大族而已。例如源平之時。和田之一族數十人。在建武中中興之時。楠氏之一族數人。又豈獨和田氏楠氏而已乎。海內地方武族。大抵如此。而足利氏之末。海宇之大勢一變。故家舊族。遂絕其跡矣。

要之家族之結合者。維持祖先之風俗習慣。最爲有力者也。漢族富保守之風氣。全在此。然此祖先教。不但強固漢族家族之結合而已。更進而爲助漢族之繁殖之一大原因也。夫祖先教之骨髓。已如前論。在不絕祖先之祭祀。欲不絕祖先祭祀。則不可不重家族之繼續。欲重家族之繼續。不可不重繼嗣。故在支那有不孝之罪。三無後爲大之言。又妻

有七出之道。而無子爲其一。是豈非所以重繼嗣乎。自古支那有一夫多妻之俗。今未改者。不出重繼嗣而已。試思此重繼嗣之俗。助漢族之增殖之勢力何如。今漢族所以有三億七千萬之夥。充溢于支那四百餘州。滿州。蒙古。伊犁。西藏等。亦有漢族之移住者。豈非此重繼嗣之俗。爲其大原因乎。而其源即不外祖先教也。近時歐洲之一學者。豫想世界之將來。歐羅巴數百千年之後。必爲支那人民之一種奇異家族之組織所壓倒。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抑欲成永久強固之國家。第一。土地與人民之結合當切密。第二。人民與人民之結合當切密。第三。其人民之勢力不可不向外擴張。今日歐洲列國。將以此三者爲建國政策之主眼。其使土地與人民之結合密切之方法。不外使人民愛其本國是也。今夫赤貧而無財產之人民。見其國如旅舍。反之有土地財產者。愛其國之心自甚厚。是人情之所不

免也。故歐洲之政治家所汲汲于富貧民，使增進其幸福，彼等有財產者，因之亦使對其本國之責任較重，欲使爲忠君愛國之人民也。

若夫人民與人民結合，更覺熱心。歐洲列國於國家之教育，重國語。又如宗教雖主張信教自由，尙陰護其國中信奉較多之宗派。一國人民務使信同一之宗派，以防人心之分離。或至風俗習慣之極瑣細，排斥外國，尊尙自國，豈非欲人民與人民結合之爲乎？而至欲其人民之勢力向外擴張，則列國今日之對外方針，殆出一轍。英國數百年來取殖民政略，英國人種擴展於美洲澳洲，不待言矣。至近日法國，拋鉅額之經費於安南，獎勵殖民，非向外擴展其人民之勢力而何歟？然而漢族獨不待政府之保護獎勵，依祖先教之勢力，重父母之墳墓，土地與人民之結合甚密切如彼。又政府雖無結合國民之政略，其人民於其家族結合之強固如彼。又政府雖不獎勵殖民，人民自移住海外，苟有

利益排千山萬水而赴之。築市街成村落如彼。是則第十九世紀歐洲列國之政治家。持國家政畧之新方針。所孜孜經營者。支那人民不待國家之保護獎勵。既在千年以前實行之矣。世之識者。豫察第二十二世紀之勢力在俄美清。亦有其理由也。

第四章 政權及法制

拜自然教之影響及於渙族之政治上者。卽天之攝理是也。而其影響則爲以天之威命爲政治上主權之源始。及則倣天所攝理之自然界中之秩序。而立法制之二種。前者革命而後者制作也。周之武王。革命者之代表者也。周公。制作者之代表者也。

漢族以政治上之握主權之人。爲天之代理者。其尊敬其位。及以其職爲天職。奉天職者。不可去其位而讓之他人之思想。全然從拜自然教中。以天爲攝理自然界人事界之思想而出。堯舜禹之禪讓。出於此不

容疑。夫帝堯陶唐氏都冀州平陽時。其境域稍廣。其人民稍多數。十諸侯仰戴之。由此觀之。欲求漢族建設統一帝國之端緒。固非溯諸帝堯以前不得也。

伏羲氏始畫八卦。作書契。制嫁娶。結網罟。養犧牲。作琴瑟。神農氏始作耒耜。教耕稼。嘗百草。製醫藥。教交易。黃帝始作器用。作貨幣。作舟車。制衣冠。營城邑。制文字。作歷日。教養蠶。漢族生活之機關。社會之組織。既始於此三氏之時。然所謂伏羲神農者。猶彼之造巢居住時代之人民。曰有巢氏。鑽木取火。火食時代之人民。稱燧人氏之類。蓋伏羲神農者。時代之名。非一人之名也。然而社會循如此階級而進步。政治上之統一。亦以漸而成。可明。蓋彼住居黃河東北之漢族。其始分幾百幾千之部族。不可知。而此幾百幾千之部族。或以數家族爲一部落。或其大者以數十家族爲一部落。而此部落之會長。即不外族長而已也。

黃帝之時。既言有萬國之諸侯。是卽部族之酋長。其所謂邦國者。當不過數家族。或數十家族之團結。如以諸侯之名。與春秋之十二諸侯同視。則事實不符之謬見矣。人類者。如愛利司他兒所言。爲政治的動物。是無疑也。人類之往古。因其生活上之必須者。始爲分業法。始行交易。又防猛獸毒物之禍害而結合。是卽組織社會之始。此組織社會。卽建設國家之始。所必須也。然僅爲建國所必須而已。其部族未統一。不足建設國家。近世歐洲之學者。解釋國家之起源。如羅騷主張民約說。言國家之起源。始於太古人民。捨各人之私權。委之一人而爲公權。是以純然之權利說。解釋國家之起源。無如事實與此理論不能並立。至權利建國說。見斥於世。又有一派。以國家之起源。由強者以其本有之膂力。征服弱者。主張此說者。雖若比前者頗近於事實。但僅以膂力爲國家之起源。不免爲不完全之解釋。何則。強者若單依賴其膂力。以征服

弱者以強者之權爲主權，是即國家之主權。在強者與反抗者，豈能建設永久強盛之國家乎？

雖然，歐洲建國之歷史，姑不之問。至漢族建設國家之歷史，吾人可斷之爲歸於宗教思想也。即黃帝以前，統一各部族，建設國家，皆以天之思想爲起源可知。蓋彼山川河嶽之神，其勢力僅關係於一地方之人民，統一各地方之萬民之勢力則不足，且山川海嶽物質也，其神不過有物質之勢力，物質之勢力，不可以謂國家主權之原動力，以爲祖先之勢力，則祖先之靈，唯有結合其子孫爲一家族之勢力，其統一異祖先各部族之勢力不足，而漢族係主張政教一致之人，家族以親愛布置，國家當以正義布置之區別，已認定，如或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舜竊負其父瞽瞍而逃於海濱而已，不已見家族與國家之異其性質乎？然則漢族統一建設國家，出於天不俟論。

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自天之思想出也。孟子論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曰。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以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

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此論，非吐露自己獨制之意見，漢族本來政治上之思想如此也。然堯舜禹三人互相禪讓，禹治洪水之功業蓋天下，垂萬世，其子啓亦賢明，夏后氏因人心之所歸服，遂得開永久一統之朝，然啓討諸侯有扈氏，辭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又仲康討羲和之辭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是皆以君討臣之辭，而皆云行天罰，即以王權爲天權，不可見乎。自是以來，夏殷二代明君賢相，互相警誡，皆以畏天命敬天威，而人民亦以王者爲天之代理者，尊敬之，遵守其命，然至如夏桀般紂暴虐之君，出而壓其民，人民皆知其非所以居天位奉天職，於是殷湯周武，鳴代天弔民之大義，放伐之，殷湯討夏桀之湯誓曰：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又周武討殷紂之泰誓曰。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爾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

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浚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特黍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然因社會進步而生重秩序之傾向。古今東西之所同。漢族革命之主義。深隱伏人心之裏面。有發表之之機會。不論何時。放輝光。暴君汚吏。亦可寒心。但以秩序者。永久強固之國家之存立所必須。臣民者。當服從天之代理者之君主。此思想之所發達。是以夏殷周之國祚。達四百年以上之久也。故以君主爲天之代理者之思想。必合二個之思想。即

服從之思想與革命之思想是也。

夫秦併六國，統一海內，打破封建制度，建設郡縣制度以來，支那古今之局面全一變。秦漢以來，歷代之興亡，大別爲四類：一曰人民之蜂起，二曰權臣之篡奪，三曰敵國之併吞，四曰他族之侵入。人民之蜂起者，劉邦（漢高祖）之於秦，朱元璋（明太祖）之於元，流寇之於明是也。權臣之篡奪者，王莽新之於西漢，曹丕（魏文帝）之於東漢，司馬炎（晉世祖）之於魏，劉裕（宋高祖）之於晉，蕭道成（齊太祖）之於宋，蕭衍（梁高祖）之於齊，陳霸先（陳高祖）之於梁，楊忠（隋高祖）之於周，李淵（唐高祖）之於隋，朱全忠（五代梁太祖）之於唐，石敬瑭（五代晉高祖）之於唐，趙匡胤（宋太祖）之於周是也。敵國之併吞者，魏之於吳蜀，後周之於北齊，隋之於陳，宋之於南唐，北漢，吳越，蜀，江南，金之於遼，元之於金是也。他族侵入者，遼，金，元之類是也。

然則漢族革命之思想與以上四類有何如關係乎。人民之蜂起者。海內萬民。怨政府之綱紀不振。威令不行。暴政苛斂相繼。饑饉凶荒。滂至。上下離叛。萬民怨望。遂有叛黨起內而亂者。如秦之亡滅是也。他如西漢之赤眉賊。東漢之黃巾賊。唐末之黃巢。元末之諸盜。明末之流寇。近代之長髮賊。是亦爲人民之蜂起。而如黃巾賊。長髮賊。則托宗教煽動。愚民。如黃巢流賊。陰鷙凶險。姦雄之首。倡皆以縱暴而與以盜賊之名。如漢高祖。明太祖其人者。起代天吊民之精神。雖亦人民之蜂起者。而三代以後。革命之最正大者。漢之代秦。明之代元。是已。盜賊之最猖獗者。流賊。長髮賊。是已。雖然。漢高祖。明太祖而事不成。亦李自成。洪秀全而已。賴襄曰。漢高祖。明太祖。皆大盜之得志者。實然。則漢族革命之精神。存於大盜之中也。

權臣之篡奪者。王莽之於漢。曹丕之於漢。司馬炎之於魏。先僭竊。默移。

其權然後迫之禪位。然堯舜之禪讓爲漢族萬古之模範。權臣議禪位事。每藉口於堯舜之禪讓。至敵國之併吞。即以兵力之強弱大小相爭者。而於革命之思想。始無關係者也。

漢族以賊斥外敵。以其風族習慣之異而已。以其非拜自然教之信徒而已。故以賊斥戎狄者。雖今日猶印鏤彼等之腦裏。不可去。然漢族歷代跪外敵之足下。甘稱臣妾。是亦革命思想之變象矣。革命思想者。不問王者之種族。不問土地。不問姓氏。唯問其道之如何而已。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華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用華禮。則華之。苟得其道。可拜之爲帝王。何夷狄之有。漢族思想。自古代即然。豈待契丹女真蒙古滿州入其支那中國。然後發生之思想哉。彼長髮賊首魁洪秀全之檄文。亦以賊斥其國。欲以煽動漢族。而曾國藩討長髮賊之檄。專以長髮賊乘中國之禮。附會邪教。痛哭而激勵漢族。然洪秀全之煽動。

雖煽動不奏其効。曾國藩之傲竟奏其効。則漢族拜自然教之信仰以賊斥夷狄之意於此可見矣。

曾國藩討賊檄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教。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中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

拜自然教之及於漢族之政治上之第二影響則法制是也。唐虞夏殷雖各有法制。網羅折衷而大成之者。周公且也。其制定之周官。誠支那萬世不磨之大典。漢唐宋明不論。即今日清朝之法制。亦不外周官之遺制而已。今日舉官制之一例言之。

周六官

冢宰

官掌均四治統百

司徒

官掌邦教布五

宗伯

官掌邦禮治神

司馬

官掌邦政統六

司寇

官掌邦禁讀姦

司空

官掌邦土居四

封爵制軍

周官以王畿方千里。謂天子之國。班諸侯爲公侯伯子男。

清六部

吏部

之掌中外文職

戶部

之掌土田戶口財穀

禮部

之掌吉凶軍賓五禮

兵部

之掌中外武官之籍

刑部

之掌法律

工部

之掌工虞器用

之五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制軍六軍，車萬乘。諸侯之制軍，大國三軍，車千乘；次國二軍，車百乘；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諸侯亦各有三卿、大夫、士。依國大小爲爵之高下，祿之多少亦各不同。而大國諸侯之中有功勳者，以之爲州牧，或方伯，許征伐諸侯之不逞者。又其征伐有大司馬九伐之法。巡守朝覲，天子五年一回。巡狩諸侯之國，祀四岳，聽民間之歌謠，觀其民風，陳市場之貨物，察民俗之好尚，同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不祀其山川地祇，削其地，不修其宗廟之祭者，降其爵，有變禮樂者流之。革制度文物者討之。有功勳於民者，增其封，進其爵。諸侯以五年一朝於天子，三年一大聘，隔年一小聘，貢土物，奏政績。

祭祀宗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名山大川，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周官六官之制既示如上今舉其職分

冢宰 掌邦治以六典八法八則綱紀邦國（諸侯）官府都鄙（王畿）以八柄佐王用威福以九職任民以九兩繫民以賦貢式理財用而少宰宮正宮伯膳醫等皆統屬之

大司徒 掌邦教統土地人民因土會之五物施十二教以土宜土均富民歛財圭封域審形勢以荒政聚民以保息本俗安民而郊野市邑門關山澤之吏皆統屬之

大宗伯 掌邦禮統禮樂以五禮爲政本以九儀正位辨等而樂工卜祝等之官皆統屬之

大司馬 掌邦政平邦國以九儀之法平之以九伐之法討之而掌司士羣臣之版設爵祿廢置掌諸子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方氏掌天下之地知其利害以軍政駕馭諸侯此外射御驪從甲兵之官皆統屬之

大司寇 掌邦禁以三典五刑正民

今就六官之中大司徒之所掌關係尤大者詳說之十二教者一祀禮即祭祀有天神地祇人鬼之差別二陽禮即鄉時飲酒及冠禮賓禮三陰禮即婚姻喪紀四樂禮即樂舞五儀教即君臣父子等之儀六俗教即保息本俗七刑教即鄉之八刑不孝不時不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八誓教即比閭族黨使互相救恤九度教即田祿朋食器用皆有制度十事教即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飾材通材化材斂材生材十一爵制即勸德十二祿制即勸行是也而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謂之保息比宮室族墳墓聯兄弟聯師儒同衣服謂之本俗知仁聖義忠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然而其天子比天以五嶽比三公以四瀆比諸侯以冢宰爲天官以大司徒爲地官以大宗伯爲春官以大司馬爲夏官以大司寇爲秋官以

大司空爲冬官。至其政令如下。

立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霖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并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立夏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舊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

天子勞農勸民。母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水災。寒熱不節。民多疾癘。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

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警備。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徭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兵墾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封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制定三百六十官。一爲法天。一爲象地。拜自然教之精神。不悉化現於周公之法。制乎。而自法制目的之上觀察之。第一。完全國家者。以天爲理想。第二。國家之目的。在造完全之人民。卽智德體之三方發達之人民是也。

然周公法制。如此明文。而當時行之不久。又不行後世。是猶秦漢以後之革命。無復如堯舜湯武之禪讓。放伐者一律。此歷史證明之事實也。

但秦漢以後之革命與法制，遂不能出此範圍，亦歷史證明之事實也。

第五章 哲學及文學

自拜自然教而生之支那哲學文學之發達如左。

(甲) 支那哲學皆以倫理爲目的。

(乙) 支那倫理皆以現世爲目的。

以上之結果如左。

(丙) 支那哲學自理論處觀之，問題之範圍極狹小。

(丁) 支那哲學自實際處觀之，經驗上之價值甚多。

不認離有形世界之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之靈體，亦不認有未來世界。此拜自然教徒之思想，固自如此。本論首章所引用之美國人論支那無詩無思想，豈善穿事實之語乎？無詩云者，非謂其無雄大美妙之想像乎？無思想云者，非謂其無深奧宏大之形上之學乎？彼之以倫理爲

智識想像之目的。以現世爲倫理目的。有雄大美妙超絕自然之想像。有深奧宏大超絕經驗之思想。有于萬理不可得之事實。然支那國民。何故不出買哈狎。賴庫與賴買。賴耶乎。何故不出普賴他與愛利。司他來。司乎。是問也。是不知漢族固有之性質者也。

然而吾爲證明以上四個命題。先逐次順序支那哲學之大略。

易

支那哲學之最古者易。易者。伏羲氏始畫八卦。周之文王爲殷紂囚于羑里。畫八卦而爲六十四爻。作卦辭。周公旦又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云。是普通之說也。雖後世學者反對之說亦不少。今究此諸說之真僞。非吾人之所務。吾人唯云。易爲支那之最古哲學思想數百千年間所發達者足矣。若夫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有立差別者。是唯名稱之異。其實則同也。易以太極陰陽八卦六十四爻爲名目。八卦云者。乾

天兌澤離火震雷巽風坎水艮山坤地是也。夫漢族陰陽思想蓋見此自然界之多樣而無秩序者。概括之分爲兩性而起也。例如四時晝夜生死是關於變化之上有陰陽也。謂之變易。如天地日月男女。關於交對而有陰陽。謂之交易。然春以生長謂陽。秋以肅殺爲陰。晝以明爲陽。夜以暗爲陰。生以顯爲陽。死以幽爲陰。天以動爲陽。地以靜爲陰。日以熱爲陽。月以冷爲陰。男以剛爲陽。女以柔爲陰。彼等將此多樣事物之通性。以陰陽一大概括之思想遂成。而云陰陽者。以如此通天地間有機無機之萬物而概括之之思想。其思想固漠然無憑。雖然。天地萬物以能動所動之二力起運動。以厚動反動之二態成變化。是雖今日之學者亦所許也。他如盛者既伏衰。機于其中。進者既伏退。機于其中。弱或勝強。柔或克剛。蓋亦人事界之常務。而漢族于四千年前既看破此理。以陰陽之兩性。概括自然界人事界之性質作用關係。自然界之顯

而易見之現象。類推之以解釋人事界之隱而難知之現象。是易之本領也。

繫辭傳。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天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實以數語盡易之大要。然太極者指陰陽未判之前之空名空位。離乎陰陽。別無作用者也。故以此與佛教之真如同視之。可謂最誤解之甚。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云者。明易之目的。不外實用也。

然易之原理。既盡于陰陽之二種。以之解釋人事之複雜變化。無窮現象。到底難望。以純陰純陽爲乾坤二卦。二陽在下一陰在上爲兌。二陽在上下一陰在中爲離。一陽在下一陰在上爲震。二陽在上下一陰在

中爲巽二陰在下一陽在上爲艮極陰陽兩性之錯綜變化更重八卦爲六十四爻重六十四爻爲三百六十爻以盡一切人事之變態由是觀之世之儒者或以易深奧宏大如哲學其實以實用爲目的非探無形無象之理也

以易說明人事界現象言則易爲一種之倫理哲學又以占筮而感通鬼神言則一種之宗教也

洪範

洪範者殷之箕子授周之武王其源出河圖洛書武王克殷周興之十三年召箕子問之曰嗚呼天攝理下民我不知其秩序汝爲我授之于是箕子乃作洪範以教武王洪範之九疇云者

五行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

五事 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

八政 一食二貨三祀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七賓八師

五祀 一歲二日三月四星辰五歷數

皇極 皇建其有極歛茲五福

三德 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

稽疑 一雨二霽三蒙四騁五克六貞七悔

庶徵 一雨二暘三燠四寒五風六時

五福 一壽二富三康四寧五攸好德六考終命

六極 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

皇極者天子之位。皇建其極者。由三德一權。三德云者。上所言正直剛柔。一權者威福也。天子失德與權。其極不能建。而其結果。八政不濟。五行五紀失其叙。五事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稽疑不得其中。庶徵變咎徵。風雨寒暑不得其和。遂現六極。

反之。皇建其極。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其叙稽疑中。休徵至。遂歛五福。用錫兆民。然則萬民于天時。人事得福得禍。一關于天子。而天子何以能去萬民之禍。六極而使招福。五福一敬以五事。二農用八政。三協用五紀。四建用皇極。五治用三德。六明用稽疑。七念以庶徵。八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故天子者。動靜行爲之間。天時人事皆生變動。或因人事感應于天時。或從天時影響于人事。而最終之結果。不外萬民之禍福。萬民得福。天子安其位。萬民獲禍。天子不能安其位。而天子之安其位與否。由天子自建其極與否。畢竟萬民之向背。不過皇極之反響而已。

凡帝王爲天代理者。當保其位。爲拜自然教之精神。順序而說明之。無如洪範。故洪範與易。皆漢族最古之哲學而已。

戰國諸子

戰國時代。周封建制度全破壞之時代。諸侯各廢舊法。興新制。爭事富國強兵。因其破壞秩序。遂生出爲將來大進步之元動力。蓋外界之事。情既如此。時人之思想。豈得不一大革新。於是老莊管晏申韓楊墨孫氏之徒。奮然而興。各組織其意見。以成一家。是謂周末之諸子。而後世學者。或稱老莊列子爲道家。稱申韓爲法家。稱墨翟之流爲墨家。稱孫氏爲兵家。稱管晏之流爲政家。稱荀子之流爲名家者。或又以孔孟列諸子之中。而稱儒家。今尋此諸子之起原。兵家源于司馬。法家源于司寇。政家源于司空。而儒家獨總括諸家而得其全。班固之說諸子源流。誠可謂千古之卓見也。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

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教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至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

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

蓋周公六官之制度。以禮樂刑政教化。皆發達國家必要之機關。然周之制度。一旦破壞。六官各支離分裂。而爲諸家。亦勢之自然也。而世之論者。謂周末之諸子。思想自由之發達。曷知思想之種子。既存於周官制度之中乎。申韓法家之目的。在國家。政家之目的。在富強。兵家之目的。在戰攻守。固不俟論。楊墨二子之所爭者。不外兼愛自愛。孟荀之異。在性善性惡。則是其目的之不離倫理可知。戰國諸子。其議論之所根據。雖各異。無有出於人類社會之實用者。此亦吾前述二個之命題。即

支那哲學其目的在實際之謂也。吾揚諸子之大意，評論其主義，雖欲以述支那哲學之如何，從拜自然教之元點發達，今無其餘暇。獨老子之哲學，離實際目的，深遠幽意，殆無其比類。但證明老子哲學，亦不出拜自然教之範圍之外，是吾之責任耳。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雖似離此有形世界，捉不生不滅之靈體。道天地萬物之源，其實老子之目的，決非脫現世求來世，脫國家而以理想求無形之境。其目的之實用，毫不離國家。卽其言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言其愛不費必多，言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言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之賊。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悉頌贊謙遜退讓之德。而其中不無大雜權謀之意也。要之。老子似慨歎世人拘禮樂刑政之末。却忘治國之本領。故爲驚世駭俗之奇論者。僅以老子之中有宗虛無者。思其與漢族之拜自然教相反。未深研究老子哲學者也。

抑老子之所謂虛無者。果離自然界之存靈乎。將事物之狀態乎。先判別此二者。而老子哲學之位置不難定矣。以吾所見虛無者。分事物之運動爲自動的他動的。而不過以靈無指他動的之狀態而形容之。其非存靈而狀態也明矣。果然。則以是與佛教之真如同。一視之。抑又可謂謬見之甚者也。老子之虛無果爲存靈乎。以之謂超越漢族之拜自然教之形而上學可也。然以之言狀態。則可謂老子哲學。卽一種之尤

重實用之倫理學矣。

宋學

宋學歷周敦頤(濂溪先生)邵雍(康節先生)程頤(伊川先生)張載(橫渠先生)朱熹(晦庵先生)之諸儒而大成。而有濂溪太極圖通書橫渠東西銘區蒙理窟康節皇極經世書。至程朱著書頗多。

宋學組織儒教爲一大統系者也。雖然以專發明性理之說。稱性理之學。又以專說道德稱道學。卽其取淵源於四書六經言之。則太極陰陽本於易。人心道心本於書之禹謨。五行本於洪範。性道教本於中庸。明德新民本於大學。仁義禮智信本於論語。孟子性情本於孟子者也。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陰陽生矣。

陰陽 陰陽交感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以之運五氣。以之行。

四時天地之間人物生生無窮

天地 陰陽混沌而不剖判言天地未生之前也二氣既剖判則清者上爲天濁者降爲地是言天地之開闢也

五行 陰陽二氣交感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以之運五氣以之行四時散而爲風雨凝而爲霜雪流而爲川止而爲山人物生生無窮五行之氣其偏而蔽者爲草木禽獸其全而靈者爲人

性情 人之性仁義禮智信其情喜怒哀樂好惡欲而性情者統於一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理氣 性者發於理情者發於氣理者氣之法則氣者理之發動故性爲天理情爲人欲

道心人心 自人心之性理發動者謂道心自形氣發動者謂人心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之四端也

鬼神 陰陽二氣恆屈伸往來其來者爲神其去者爲鬼故人之生死與晝夜之往來無異。

五倫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謂之五倫。

五典 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謂之曰五典。

自中庸之道問學尊德性分朱陸之二派自大學之致知格物分朱王之二派皆宋學範圍內之事而已支那哲學於不重要之處雖非無受佛教之感化者至其根本卽漢族固有思想之發達而決不交外國之要質可明也。

文學

吾人就支那哲學證明拜自然教之發達處大略如此自是轉而更就文學論之夫之廣大之想像與廣大之概括者支那文學之特色如前

所論果然。則支那文學之發達。又可知矣。集支那一切典籍。類別之曰經史子集之四者。若從廣括文學之意義而言。固可包含此四者。今就其狹意義言之。則吾言支那文學。於此類無關。僅言其修辭之趣味而已。而支那文學之發達。又分三期。自太古至秦漢爲第一期。自漢至隋唐爲第二期。唐宋以下爲第三期。第一期卽六經諸子全盛時代。支那文學之可向後世發達之種子。皆於此時發達。凡六經之文之典麗與雅。善達其意。不俟言。戰國諸子之文。或明快。或奇峭。或簡潔。或森嚴。不俟言。而漢之興也。司馬遷。賈誼。班固。楊雄之徒。皆作雄大渾雅之文。概之第一期之文。以其精確斬新之思想。寫爲文字。亦殊不用修飾。大有活氣。於秦漢尤發達之文學。第一。註釋家之文學。鄭玄。馬融。孔安國之徒也。第二。歷史家之文學。司馬遷。班固。劉向。賈誼之徒也。司馬遷者。著史記。爲支那歷史之模範。大詳漢族發達之事實。其眼光透徹於社會。

之各局部。尤強於同感之情。且自其旅行得經驗尤廣。自其文學得智識尤豐富。足爲支那第一流之歷史家。後來之歷史家。皆取模範於此。不能出其範圍。班固歷史之體裁。於司馬遷之外。雖不開新法門。至其叙事之周密。識見之精確。更有出於司馬遷之上者。劉向雖不如司馬班固之大歷史家。尤善於談話體。傳秦漢以上之逸事。賈誼雖不著歷史。其著過秦論之一篇。識見之大。文章之壯。可謂古今一人矣。

至鄭玄馬融孔安國等之註釋家。出秦始皇燔典籍之後。以非常苦勵。解釋六經之文義。以善明其微旨。不敢雜自己之私說。而考據必求確實。是其所長。漢學之一派。自是而起。不獨儒教而已。實有功業於支那古文學也。而如漢司馬相如楊雄等起賦文之一種。是專競文字之巧麗富瞻者。雖非實用之文。而修辭之發達。因之而又大矣。故以經史子集之種類觀之。經與子者。發達於第一期之上半。史者。發達於第一期

之下半云。

第二期云者。卽自漢之隋唐之間。以思想論之。則此時期有種種異樣之原質。然以文體論之。支那文學之流於虛飾與形式。未有如此時期之甚者。何謂形式與虛飾乎。卽駢儷之文體是也。此文體起於漢魏。發達於六朝。至隋唐之初尙未除也。今觀此駢儷文體之思想與結果。文字之修飾與措辭者。束縛思想之自由。事事必求其對。句句必求其偶。雖簡短而意已可盡者。不得不冗長之。雖精實可論者。不得不空漠之。故如此文體。元來自思想之缺乏而生。其弊也益。束縛思想之自由。如斯文體之流行時代。豈非重虛飾而輕實用者乎。

第二期之文學之大家。可傳後世者。歷史家無接司馬遷班固之躡。註釋家唯晉初杜預何晏王肅郭璞等之徒而已。是等亦決不足比漢儒。此外陸機陸雲謝靈運等。作浮華之文。不足取。又彼之竹林七賢。竊老

莊之餘睡以標榜自高。以清談開後世風雅之源。其文學實無價值也。第二期之文學之發達。大抵不過如此而已。

至隋統一五胡南北以來。久已分裂之海內。欲大立太平之基。僅二世而亡。唐受其遺業。德化海內。威振四夷。法制盡其美。文物放其光輝。內則極六朝以來殷富奢麗之江南。歸其有。外則回紇吐蕃突厥之諸部。慕風降附。秦漢以來。一統之盛。無出大唐家之右者。於是唐朝大獎勵種種宗教美術文學。於詩如李白杜甫。大家陸續輩出。達其盛。經學始有孔穎達接踵於漢。而唐之太宗著晉書。爲歷史家之一。於是如魏晉以來之駢儷文體。俟韓愈初行改革。以虛飾形式束縛思想之自由之漢文。初爲適實用之文章。是第三期之始矣。

然唐雖文學發達極其盛如此。及其末沈淪於五代之亂離。天下倥傯於戎馬。文學掃地者百年。及宋興。文學之盛。又遠過前代。蓋宋之哲學

家歷史家之多。殆有過於唐者。卽如歷史家有歐陽修、蘇老泉、蘇東坡、陳龍川等之大家。哲學家有周茂叔、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陸象山、朱子以下輩出。前代罕見其比。而使此等之歷史家、哲學家之思想，得自由發表者，卽韓愈變六朝駢儷文體爲古文，與有力也。至金元二朝，其政府雖係自北方種族建設，至漢族文化之發達，駸駸不止，而文學亦隨之發達。於金則詩人之可觀者多，元於劇曲小說之一體，尤足垂模範於後世。云。進而至明三百年間，文學之盛不俟論。至文章之美，有宋景濂、唐荆川、歸震川、茅鹿門、王元美、李於鱗輩，不可數舉。至宋學有如王陽明、陳白沙、劉戢山之大家，要之明之文學，其異樣豐富處，有反勝於宋者。此亦自然發達所使然，而文學發達所不可缺之評論，亦自明而盛矣。至今日之清朝，其文學大抵承明之盛。康熙、乾隆二帝，招海內之文人學士，使從事於編輯，如字書、地誌、歷史等，前代不可得見之大

著述陸續而出。至經學則兼漢之註釋家與宋之理學家折衷而集其美。而可爲清朝文學上特之色者。於經學史學及其餘學問。重考證。尊比較。終開考證學派之一宗。如此論之。可見漢族文學之發達。亦從拜自然教之精神發達也。雖以之偉大之想像與浩濶之概括。無西洋意義所謂大哲學與大詩學。至實用文即學。歷史。地理。倫理學。及借世界之情景模寫吾人之感情之詩。又於世界他國民顯不得見之發達者耳。

第六章 孔子及儒教

孔子爲漢族最偉大之人物。儒教者。漢族之國教也。故以拜自然教之理想化人者爲孔子。而大成其組織者。爲儒教也。以此不知孔子及儒教者。不能解拜自然教。因而吾第一討究孔子。第二討究儒教。

孔子之一世。大別爲脩養時期。施設時期。退隱時期之三期。今就此三

期。遂次解說之。

修養時期

孔子姓孔名丘。以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生於魯國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云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紇娶顏氏之女。夫妻禱于尼丘而生孔子。孔子兒童之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稍長以博識而知禮。知於鄉人。然以素貧成人之後仕于季氏。爲其委吏。料量平。爲司職之吏。牛羊蕃息。十九歲娶宋上官氏之女。二十一歲生伯魚。二十四歲其母顏氏歿。二十九歲適晉學琴于師襄。三十四歲適周。問禮于老聃。然後歸魯。傳之所記雖不甚詳。今就當時之事情考之。孔子幼時從當時之教育法。學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以天資勤敏。學問日博。德器日就。自己之所學者好教之於他人。以此孔子之名聲漸顯。遠近來訪而問道者益多。年未三十。既有數多之弟子。講學論道。

其好古勤學苟有名之人物不辭千里之遠而無不往問其道卽適晉學琴於師襄適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叔皆孔子集衆美而大成之一端所謂聖人無恆師者非是之謂歟

孔子從其所見聞其所學問思辨之精玩味之深又取捨之明實修養之所在也其適周問禮於老聃也老聃語孔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猶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是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如虛君子盛德容貌如愚去子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然孔子聞之喟然歎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孔子一日與門人過秦山之麓有一婦人在路傍哭聲甚悲孔子使子

路問其故。婦人答曰：吾舅食於虎而死，吾夫死於虎，今吾子又爲虎所殺矣。孔子曰：何故不去此地乎？婦人答曰：無苛政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小子記憶之。苛政猛於虎，是孔子到處着眼時政民俗，可見一斑。孔子雖甚好古道，就往代之制度文物，必考其得失，比較其長短，而折衷之於至當之理。故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是又孔子集大成之一斑，不可見乎。

然而孔子之偉大感化及於後世，不獨其主義而已，在其品性也。孔子果如何人物乎？玩味論語及孔子家語，可以知之。今舉其一斑曰：孔子之懇切於親戚故舊朋友門人，其尤著者也。孔子之故人原壤者，其人雖非惡人，傲慢無禮，而爲一種風變之人物無疑。然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葬事，治棺，原壤忽登木而歌曰：予不歌也久矣。女手之卷然，猶狸首之斑然，是何等之無狀。而孔子如不聞而過其前，門人謂孔子曰：夫

子何不絕交乎。孔子答曰。吾聞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孔子晚年時。一日訪原壤。原壤箕踞待孔子。孔子叱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以此觀之。孔子對朋友門人。於懇切溢如之中。有凜然不可犯之威嚴。而時以直言勵色折之。責其罪使改其過。熱心可知也。

孔子集門人前後三千人。其內有列國公卿大夫之子弟。有士庶人之子弟。而其中七十二人云者。身通六藝。又其中云十哲者。顏淵。閔子若。冉伯牛。仲弓之德行。宰我。子貢之言語。冉有。季路之政事。子游。子夏之文學是也。而此七十子者。慕孔子心服之。於孔子死後可見。孔子已歿。門人治三年之喪。將歸。相對而哭。號泣之餘。失聲而歸。然子貢獨築室於孔子墓場之傍。更復治三年喪而去云。凡是等皆人生普通之感情。孔子卽代表普通感情之人物也。此外孔子之品性尤著者。勤敏也。謙

遜也。好學也。深思也。剛毅也。寬容也。論語云。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朝聞道。夕死可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剛毅木訥近仁。

小不忍則亂大謀。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以上見於論語。記孔子之言行者。皆足以見孔子之品性。而是等之品性。亦從自己之修養來者也。

施設時期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出奔齊。魯國大亂。孔子亦適齊。見齊景公。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以晏嬰之沮。其事止。孔子歸於魯。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以權臣季氏強僭。其臣陽貨專政。不仕而退於野。修詩書禮樂。弟子自四方來者彌多。孔子五十一歲之時。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在職一年。治績大顯。四方則之。自中都宰爲司空。遂進爲大司寇。十年。孔子助定公與齊候爲夾谷之會。以禮折衝齊於樽俎之間。齊人大懼。還魯之侵地。定公十二年。孔子欲削魯國權臣之勢。強公室之權。使子路宰季氏。墮三都。收其甲兵。十四年。孔子遂進爲宰相。誅大夫少正卯於朝。姦黨屏息。一國之人心一新。魯國大治。於是權臣嫉之於內。強國沮之於外。得間去魯國。衛靈公不能遂用。孔子適晉。欲見趙簡子。至河。聞賢大夫犢鳴舜華被殺。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自途還。遭難於陳蔡。楚昭王以兵迎之。欲以書社之地。

七百里封之。以令尹子西沮之。孔子不得志於楚。復還衛。遂歸魯。國。孔子自去國。周流列國。凡十四年。歸國。歸國之時。年既六十八歲矣。

孔子對當時之目的。於其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可知。使魯國富強。以其力輔翼周室。振興王道。挽回秩序。教化萬民。移風易俗。使被太平至治之澤。然而不幸。魯國權臣強公室弱。孔子爲所不悅。因而孔子得間首齊衛晉楚。十有餘年間。周遊七十二國。不得志。然孔子如此。周遊列國。欲行其道。雖知道之不行。栖栖遑遑。不以難實行之空論。煽動諸侯。其於魯國爲中都之宰一年。而奏長老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之治績。爲宰相。誅少正卯。姦黨屏息。墮三都。削權臣之勢。與齊會夾谷。返侵地。伎倆赫赫。然轟列國之耳目。加之孔子之門人。多列國士大夫之子弟。孔子之盛德。既聞於海內。是以到處大抵歡迎。然沮之者。非猜忌則嫉妬。卽齊景公欲封子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孔子在陳蔡之間，將適楚，陳蔡之大夫相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用子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既至楚，楚昭王欲封以書社之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沮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王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如佛辟公山不狃之徒招孔子，孔子之如何見重于當時足見矣。」

要之孔子之志遠其想深故一朝得可施設經綸之地位則欲復文王周公之業折衷唐虞三代之制度建設永久強固之國家而豈僅利用一時之民情時勢圖富強稱霸一方示威諸侯恬恬自喜矜自誇可回一代之衰運振億兆之頽俗建不拔之基開太平之治乎。

退隱時期

孔子六十四歲歸國魯終不用孔子孔子于是退隱于野益招門人教習之修六經垂之後世施設時期者孔子對現時之事業而退隱時期者孔子對將來之事業也。

六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是也詩有風雅頌列國民間之歌謠足觀民俗之邪正風化得失者是爲風風有正變周南召南者周初周公且召公奭承文王之化而分治之國民俗最美故發於歌謠者亦皆得性情之正被之四方足以化其族故謂之正風而至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

檜曹十一國。或流于淫靡。或過于忼厲。失其中有政教之責者。觀之足以警誠。故謂之變風。雅有大小。小雅者。列國之士大夫互相唱和。或和樂愷悌。或悲傷憂憤。皆足觀時世之變。與士大夫之志。大雅者。歌周祖宗之功烈。以告天者。周代天之思想。特於大雅可見。頌者。頌祖宗之德。以祀宗廟者也。而頌有周頌。有商頌。有魯頌。蓋孔子之時。有古詩三千餘篇。而孔子削之爲三百篇云。

書者。史也。夏殷周之三代。各置左右史官。記國家之大事。而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書即右史之所記。故自上告下之辭。有誓誥之文。後世之所謂詔勅也。自下告上之辭。有諫誡之文。後世之所謂奏議也。而如堯舜二典之間。紀雜事者。史官之所加。然孔子錄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凡可爲治國平天下之模範者。傳以授其徒。故稱其書爲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代之書云。

禮即周禮儀禮也。孔子之時，周室衰，禮樂雖多亡缺，關於周之制法，其大體在孔子之時猶行，而識其制作之意甚少。是孔子述禮記，所以說明二禮之意也。蓋周禮記三百六十官之官職而已，不過周之官制，然三百六十官之所掌，無一不關於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故有儀禮記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明文，然不知三百六十官之官職，則不明施行之之方法，是以周禮爲禮之綱，儀禮爲禮之目，而禮記者，總說二禮。至樂藉音聲而存，不藉文字而存，故有禮經無樂經，然孔子論樂，即有樂記在禮記之中。

易者，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作卦辭。孔子作十翼，發明其意。十翼云者，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從種種方面說易，殆無所不盡。故孔子之作十翼，恐後人不能窺易之微旨也。而孔子晚好易，讀之手不釋卷，至章編三絕，歎曰：假我數年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亦可見孔子如何潛心研究於易矣。

第七章 對漢族文化發達上有有形之敵

凡世界人類歷史，可從優等人種征服劣等人種，又劣等人種征服優等人種等事着眼。昔羅馬帝國征服俄兒勃利他齊回兒們種族，是即優等人種征服劣等人種者。其結果則優等人種之文化，波及劣等人種之間，恰猶美穀之種子，蒔於新拓之地，實增進人類非常之幸福。反之，漢族歷代數千年間，其爲北方之種族，屢屢侵入，至元朝清朝，全爲北方種族統一，是又一例也。

然則北方種族者，實爲漢族文化發達上之一大強敵也。而漢族如何對此強敵，善保護其種族之生存乎？如何善保護其文化之發達乎？如何善保護其拜自然教之精神乎？蓋研究此事，爲支那史上一大緊要問題，今乞舉其大畧于左。

支那自太古爲異種族圍繞。即東夷北狄西戎南蠻是也。然漢族自東北向西南而蔓延。其在西南。支那古代之工人有苗。往往沮漢族之南下。唐虞之世。或竄三苗于三危。或屬舜命戡定三苗之亂。以此可見。支那人之所謂東夷南蠻者。蓋即此苗族。或漢族而雜居苗族却浸苗族之風者之稱。雖苗族之勢不能遂大猖獗。至周世吳越楚之三國跋扈。亦嘗擯斥之曰蠻夷。其實不外漢族人種而已。反之。稱北狄西戎者。其勢自古強大。夏之時有獯鬻。殷之時有鬼方。周之時有玁狁。而其種族之侵入內地者。有北戎西戎犬戎。其風俗習慣。全與漢族即拜自然教之信徒有異。故擯斥之比之于禽獸。與希臘人稱野蠻爲人類以下之動物之思想無異。然而此犬戎乘周政之衰。盡力侵入內地。遂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于是諸侯大驚。合力攘之。其力無足以驅逐彼等者。及齊之桓公始攘之以安中國。若當時桓公不興。戎狄之禍將更猖獗。不

猶斯底止哉孔子稱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孔子之作春秋也其目的內制諸侯之跋扈使尊王室外攘夷狄安中國然下及戰國七國爭于內干戈不絕兵禍不止注意北狄之猖獗者少其時秦趙二國以境鄰北狄爲拒其侵入築長城如趙武靈王雄略之主胡服騎射大退戎狄開境于北方其後又有如李牧之名將防北邊匈奴四十年間不敢侵入云至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遂築長城西起臨洮(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東達山海關越山跨谷其長凡七百里(日本里)凡每五十間有城樓秦之築此長城蓋役海內之人夫數十百萬人其費用廣大不可數舉而始皇之長子扶蘇監蒙恬之軍十萬壓匈奴當時匈奴之勢既拮抗中國不相下又可以見矣要之孔子作春秋激勵漢族以防戎狄始皇築長城以禦戎狄兩者之目的不得謂之同一也

自秦以來。支那帝國之歷史。若以漢族爲南方人種。戎狄爲北方人種。是卽南北人種戰爭之歷史也。夫南北人種。何以有如此數千年間之爭鬪乎。蓋北方種族者。自古其部族多。其名稱又多。然彼等爲第一不崇拜自然教之信徒。加之其地沙漠。適牧蓄不適耕作。故其民慍悍勇猛。習騎射。樂戰鬪。不達平和之技術。不知社交之快樂。以此南北種族之性質。雖接地相鄰。而全然區別。卽南方種族者。平和之人民。北方種族者。戰爭之人民。南方種族者。智力之人民。北方種族者。腕力之人民。南方種族者。秩序之人民。北方種族者。破壞之人民。南方種族者。文明之人民。北方種族者。野蠻之人民。故以文化之進步論之。北方種族固居劣等。南方種族爲優等。就民力觀之。北方人種強。南方人種弱。而如此文化大有優劣。武力獨反之之。兩人種相接而居。則鬪爭不絕。又自然之勢也。

然漢武帝承文景二帝平和之餘，乘富強之勢，起征服匈奴之志，大務
遷略，向兵北邊，因之圍高祖于白登，城贈書，慢侮呂后之匈奴，又殺其
羽翼，衛青霍去病等將大軍，遠渡沙漠，匈奴北遁，漠南不見匈奴之影。
然下至後漢光武帝之時，匈奴分南北，其勢遂微弱，遂降于漢。更至明
帝世，匈奴五十八部降於漢，西域五十餘國至裏海之邊，悉內附於漢。
是北方人種，暫時爲南方人種征服之一時也。

然匈奴之降附者，漸使之雜居內地，南匈奴者，以其先世爲漢之甥，稱
劉氏，而散布於山西甘肅地方。至魏之曹操，分其部族爲五部，晉之武
帝司馬炎，以左賢王之子劉淵爲五部帥，又使鮮卑之族慕容部拓跋
部居上谷代郡之間，於是乘晉室之衰，是等戎狄之子孫在內地者，一
時舉兵，是即五胡雲擾之世矣。

夫謂漢族之勢力微弱，遂不敵如斯內地雜居之北方種族之勢於生

存競爭之場裏。故取劣敗乎。然漢族有化是等種族之勢力。未經數十年。宗教政治文學政度衣冠。與漢族同化。與漢人無差別。以此南北朝時。拓跋氏開北魏之朝。其制度全然與漢族無異。

收五胡之風雲。遂成南北朝。南北朝分裂二百年。至隋而海內歸一。唐又代隋。開統一天下之業。吐蕃回鹘突厥。皆歸服于唐。而其歸服者。唐悉用之爲將帥。以之鎮邊。至玄宗世。天下之猛將精兵。皆集于邊。安祿山資之興兵。殆至傾覆唐室。降而至五代。後唐之石敬瑭。假契丹之兵破齊。其報酬者。割幽薊等十六州與之。于是契丹入內地。開遼朝。蓋契丹之族。起黑龍江之北者也。

然契丹之未衰也。女真之族。又起于今之滿州。漸漸向東南侵入。遂入內地犯宋。開金朝。

夫契丹（即遼）者。何由起乎。當漢時匈奴之勢強盛。凡住沙漠南北之

東胡種族皆被驅逐而自移於此。胡族遂移居於興安嶺山中成部落。即鮮微契丹之類也。自魏時稱契丹。服屬於突厥。回紇。又服屬於唐。五代時至阿保機始稱帝。糾合諸部。伐奚部。畧其地。又畧突厥。討谷渾。黨項。沙陀等之諸國。及其子德光立。蠶食營。并二州。後晉之石敬瑭。假契丹之援。滅唐。報酬之。而割幽。薊等十六州與契丹。於是契丹之版圖。西自沙漠。以南蒙古之地。至直隸。山西。西北部。東自盛京。吉林二省。及朝鮮之平安道。其都分上京。中京。東京之三京。上京在蒙古。東京在滿州。而中京在燕京。五代時。漢及唐皆納朝貢於遼。遂乘勢犯宋。宋大敗。每歲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以求和。然其後以宋與女真連合攻遼。遂亡。遼與宋南北兩立。蓋二百十年。女真即金朝。古之肅慎國。隋唐時稱靺鞨。五代時。臣屬契丹。酋長完顏阿骨打有雄才大畧。遂叛契丹。舉兵攻契丹。併渤海。遼陽。又渡遼西。降五州。初立號稱金朝。此時宋既苦遼。

歲幣。約金連合同盟。宋金相合攻遼。事成則金取上京。宋取中京。相約共出兵。宋軍不利。金軍獨勝。然遼將張覺降宋。宋納之。金遂破同盟之約。舉大軍犯宋。至汴京。宋以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帛百萬疋。及割大原。中山。阿蘭。三路之地。許講和。班軍。既而金復犯宋。挾徽欽二帝歸。於是宋遷江南。爲偏安之業。而宋金皆爲蒙古之所亡云。然遼金猶不足言。至元朝(蒙古)清朝(滿州)全統一支那。舉漢族悉爲其臣妾。其勢力亦可謂偉大矣。

元朝即蒙古者。漠北與安嶺西韃靼之一部落。而屬於遼金。及鐵木真出。征服韃靼人諸部。稱帝於斡難河畔。自號成吉思汗。猶言王中之王云。時宋之寧宗開禧二年也。自是侵金。取十八路之地。西侵西遼。取天山南北之諸城。侵波斯印度。滅西夏。建設一大帝國於中央。亞細亞。是爲元太祖。太祖三分版圖。長子朮赤。封於阿羅思。稱欽察國。二子察哈

台封於土耳其斯坦稱察哈台之國三子窩濶台封於本國蒙古及金
遼之侵地是爲太宗太宗約宋滅金取其地

清朝自滿州長白山之北起姓愛親覺羅氏初不過一部落之長至起
兵東北威服遠近糾合同族諸部國號滿州與明開釁端連年戰不止
遂破之建都瀋陽改國號曰大清攻朝鮮降之取明錦州疆土日拓得
勢日熾至明朝爲流賊李自成所亡遣臣吳三桂來乞援驅大軍踰山
海關伐李自成克之遂攻南京遂福王定鼎燕京遂統一支那

南北種族之競爭觀支那四千年間之歷史北方種族之猖獗始於周
之中世彼幽王爲犬戎殺於驪山之下戎馬滿四郊海內列國之震駭
可想是北狄種族之侵入尤大者也秦之始皇誤解亡秦者胡也之言
以謂北胡匈奴之謂傾海內之力築長城以精銳十萬托扶蘇蒙恬駐
防北邊當時匈奴之勢如何熾可想漢高祖亡項羽統一海內爲匈奴

圍于白登城。僅以陳平之奇計脫其難。匈奴之強漢之弱如何可見。然孝武帝承文景豐富之後。事遠略大。攘匈奴。漢南爲王庭。是以南方種族勝北方種族之第一次。然及其後。匈奴降增漢。漢使之雜居內地。其結果至晉而成五胡雲擾之亂。以拓跋魏鮮卑之族。建北朝。是北方種族入支那割據之始。然隋唐統一南北之分裂。唐太宗以不世出之大才雄略。征服回紇突厥。拓地西北。高昌吐蕃內附。是以南方種族勝北方種族之第二次。自五代至宋。如契丹女真入支那。立遼金二朝。是北方種族入支那割據第三次。而元亡宋。清代明。是北方種族全征服南方種族者也。

然今北方種族征服南方種族。入其地。或割據之。或統一之。其結果如何。是盡北方種族受化於南方種族之歷史也。彼五胡之族。如劉淵。石勒。苻堅。姚興。皆通支那之文學。化於習俗。有欲爲純然漢族。恥爲夷狄。

之風。如遼金兩朝。據其內地。割據之稍久。與歲月共更新。脫胡俗而爲漢俗。制度。文物。言語。文字。宮室。衣冠。風俗。習慣。盡受漢化。至欲再復國俗而不得。左爲金世宗尙宰相所言者。

朕嘗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尙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也。

第八章 對漢族文化之無形之敵

拜自然教。自使漢族崇拜之處言之。宗教也。自使漢族進步之處言之。文化也。而此宗教之信念。此文化之進步。堯舜以來。至今日。歷四千年間之久。不變壞者。全由人種之繼續。非由思想之繼續。於歐洲歷史。基督教自東方亞細亞西漸入羅馬帝國。歐洲古今之文化。殆一變。故歐洲人種。若欲維持羅馬帝國以前之文化。必以基督教爲變壞我文化

之無形之敵矣。吾既以北方族種之侵入，爲漢族文化發達上有形之敵。然於生存競爭之勢力，漢族強而北狄弱，漢族文化之發達，因之益擴張其範圍，爲之變壞者甚少，而對漢族文化發達無形上之敵，即佛教是矣。

以佛者之眼觀之，印度佛教之東漸，大援支那之文化，而使發達之者。然吾以佛教爲對漢族文化發達上無形之敵，吾非不知將受佛者之詰難。然吾不敢評論佛教之真理非真理，唯漢族文化之大本之拜自然教，與佛教，其於根本之思想，不相容。既於根本之思想不相容，到佛教有東漸勢力時，拜自然教必失勢力。漢族固有之文化，爲之變壞，理之甚明者，固不待論也。是吾所以以佛教爲變壞漢族文化發達之敵也。然吾之意，非以佛教爲一切文化之敵，獨爲屬於漢族之一種之特別文化之敵，不費辯而自明矣。

印度佛教東漸以來有如何之勢力及於漢族之文化乎。是吾將就歷史上之事實討究之。之一大問題也。而吾爲解釋此問題。作表裏二面之觀察。

表面上之觀察

印度佛教始入支那。在後漢明帝之時。即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携優填王之所造佛像及四十二章經。自西域遠來洛陽。明帝迎之。居白馬寺。翻譯梵經。示萬民。是時漢族以如何思想視佛教乎。觀袁宏之漢紀。蓋可知其概矣。

西域天竺有佛道焉。漢言覺將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

丈六尺黃金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象而還有經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矚然而自失焉。

自支那戰國之末至秦漢後世。祖道之方士。有道士之一派。唱海上有蓬萊方丈瀛州之三神山。神仙住之。鍊黃金丹砂。得不老不死之藥。封禪五嶽。可招真人。種種妄誕。誑惑秦皇漢武之君主。亦未言離有形世界之不生不滅之靈體。又不說未來世界之存在。故道教者。與儒教雖大異。是亦非拜自然教以外之異原質也。清朝之頑儒顧炎武。謂宋玉

招魂賦。不過鋪張之說。然則佛教東漸以前。漢族固無天堂地獄之思想矣。

然佛教自東漢經魏晉六朝至隋唐。何以漸赴隆隆乎。僅在表面上之觀察。不覺可驚。今於此數百年間之久。叙佛道進步之情況。欲編纂一部之佛教史。則不能。唯述事實之著大者。以示其隆盛而已。

自後漢明帝之時。至東晉五胡之世。大約三百年。而支那佛教之盛。若在五胡南朝北之際。

後趙石勒起兵。據襄國十五年。以暴政臨其民。及天竺之僧佛圖澄。至洛陽。以國事之。每施行一大事。無不諮於圖澄。石勒死。其弟季龍嗣位。益重佛圖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拜爲國師。凡圖澄所度弟子。及數千人之夥。前秦苻堅據長安。以兵威拓疆土。其國東極東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意驕志滿。自以謂天下無敵。獨事佛圖澄之弟子沙

門道安尤諱。初堅取襄陽也。謂左右曰。吾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所得只一人半而已。道安一人。習鑿齒半人。而堅之兄符朗著書二十篇。曰符子。大頌贊佛教。前秦之崇尙佛教如此也。後秦姚興繼父姚萇之業。都關中。尊敬龜茲國之沙門鳩摩羅什爲國師。使羅什譯經論。有三藏經律論。達百餘卷之夥。豈不甚乎。

魏孝文帝已來。度僧侶三百萬。建寺院三萬餘。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鑄釋尊之像。其所建立永寧寺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所翻譯經論一千餘卷。印度西藏之沙門慕風來者。前後三千人。一國之男女。稍知文學者。爭爲僧尼。太和十六年。下詔立大州度僧尼二百人。中州度五十人。下州度二十人之制。梁武帝即位之時。率道俗二萬餘人。登重雲殿。發永樂道教歸依佛教之誓。太子諸王公卿道俗。一時授戒者四萬八千人。前後捨身三回。群臣爲之以錢一億萬贖歸宮中。是亦南

朝梁之傾國奉佛教。不遜北朝魏者也。

要之五胡南北朝。不顧疆域之目促。築其浮圖。奉其僧尼。傾國不顧。以佛事爲朝廷之大典。以僧尼寺院之多。表邦家之文明。有海內二分之魏。一國人口之三百萬人。爲僧尼。國家欲不衰亡得乎。世之信佛者。所謂佛教三武之禍。不過極盛之反動而已。

隋朝統一海內。崇尚佛教。雖不及南北兩朝之盛。高祖度尼僧三十萬人。建寺院五千宇。置譯者二十四人。譯出經論五百卷。至唐。度尼僧。建寺院。又不如隋朝之盛。玄奘三藏之所翻譯經論三千三百三十五卷。其餘優禮中外之高僧名德。決不及前代。而佛教東漸以來。至唐經五百年間之歲月。可爲盛極矣。

今舉佛教各宗自東晉至隋唐之開興盛事跡。鳩摩羅什者。弘三論宗。及成實宗。曇無讖來北京。開涅槃宗。曇鸞在東魏。開淨土宗。梁武帝時。

達摩自印度來，開禪宗。於隋智顓開天台宗。於唐玄奘開法相宗。喜導興淨土宗。賢宗唱華嚴宗。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之三三藏傳真言宗。而東漸於支那高麗及日本之大乘各宗。大抵皆樹立於此際也。

至五代及宋，佛教之盛，遠不如隋唐。然至元世祖，以蒙古之種族，大尊崇佛教。至順帝，優待西番之僧，終爲僧侶亡其國。殆不異梁武。雖明太祖以漢族驅逐蒙古於漠北，衣服制度，悉復中國之舊，猶以佛教道教儒教爲國教。當時佛教勢力如何，可得概見。至清朝，雖不如元明兩朝，信奉佛教，至崇尚之意，亦未衰。

佛教後漢以來，東漸於支那帝國之歷史如此。故就表面上之事實觀之，不得不謂佛教在漢族有十分勢力。其佛教有勢力時，根本的思想，不並立之拜自然教，不得不失其勢力。然而佛教東漸於漢族固有之文化，仍不變壞者何乎？是所以當進而爲裏面的之觀察也。

裏面的觀察

表面的觀察如此，更一轉而爲裏面的觀察。佛教東漸以來，於支那受變化之諸處如左。

第一小乘衰而大乘盛。彼後漢明帝時，摩騰、法蘭二人自印度携入中國之四十二章經，小乘教非大乘教。然其後所東漸之佛教，多是大乘。而小乘至六朝雖興，俱舍成實之二宗，其勢微而不振。而支那之異於錫崙暹羅緬甸安南等之南方小乘國，而爲大乘國，是其故何歟？

抑小乘者，其教理，其儀式，其戒律，確然一定不可動。反之，大乘者，其包容處廣，其包括處大，故得通融於不論何國之國民。而如漢族者，元來根本的思想於佛教不相容之拜自然教之信徒也。然則欲以小乘行於漢族之間，則於教理於儀式與固有之思想感情風俗習慣反對者甚多，終水炭不相容而已。是非大乘佛教獨盛於支那，而小乘之所以

表乎。

第二大乘佛教。雖盛於支那。仍讓步漢族文化之勢。此讓步者。因魏晉以來。佛教與道教。屢屢相衝突。其爭之激如水火。而佛教未聞一排儒教。是非佛教以現世之事讓之儒教乎。夫鳩摩羅什。菩提達摩。元來印度人也。若支那人爲佛教而西渡者。雖前後產數十百人之多。其居印度最久。其究佛教最精。而歸國之後。大奏擴張佛教之功者。唯唐朝三藏一人而已。玄奘之大唐西域記曰。

瞻部洲地有四王焉。南象主。則暑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到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暴獷。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

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王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且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死生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

又義淨三藏之南海寄歸傳曰至如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讓順義而有取孝子忠臣謹身節思皇上則育兆庶納隍軫慮於明發群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冰呈志於通霄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途途者重皆迴向皇皇焉農歌吠畝之中濟濟焉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鷄貴象尊之國頓頽丹墀金鱗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爲無爲事無事斯固無以加也

二人者支那佛教之秦斗也而至人倫之教禮義之俗皆以印度不及

支那以佛教不如儒教爲言。在支那佛教之讓步。於是可見。若此讓步。則佛教豈得東漸乎。

第三支那佛教者。現世的佛教也。夫以不生不滅之靈體爲真實。以現世界爲虛假者。不論大乘小乘。是即佛教之本旨也。然及陳（南北朝）之眞滯三藏。立起信論。唱眞如緣起之說。以眞妄和合眞假不一爲根本。起天台華嚴之兩宗。支那佛教。殆爲之一變。此大乘教之極發達者。却生重現世過於未來之傾向。厭世之佛教。又變而生樂世教之傾向。是佛教之順應於支那之尤大者。豈不可見。佛教之與漢族固有思想同化之一端乎。

第四。佛教在支那。祖先教之一種耳。夫儒教重父母祖先之靈。以喪祭爲正禮之一。而父母歿服三年之喪。遇父母之忌日。則不食肉。不飲酒。以表哀傷之意。然佛教之入支那。不飲酒不食肉之清淨持戒者。正與

儒教之喪忌投合，縱令不信佛教，以於此處投合，成延僧誦經之習慣，儒佛二教，不期然而一致矣。而佛教之勢力倍盛，是佛教于支那，不可謂非祖先教之一種乎。

第五，隋唐以來，歷代之崇尚佛教者，半則政略也。世人以爲於統一支那之帝國，佛教愈極盛大。唐太宗高宗玄宗肅宗代宗，優寵中外名僧大德，建築堂塔伽藍，是皆不外歸依三寶也。然唐朝不獨保護佛教，併自突厥波斯東漸之基督教，回教，亦崇尚之。使長安之都，爲世界各宗教之中心。一以示唐家一統之偉觀，一以爲駕馭夷狄之術。今之清朝，尊崇喇嘛教，亦因欲得蒙古伊犁西藏之佛教種族之歡心，無非方便而已。然則隋唐以來，歷朝崇尚佛教者，多出於政略，亦可知矣。

合以上各件觀之，印度佛教，以表面之盛比例之，則裏面之影響於漢族之文化勢力，亦甚微弱可知。然則無形上之敵，亦與有形上之敵相

同亦不能變壞漢族文化之發達也。

第九章 支那帝國之將來

吾因以上研究歷史之結果，欲論支那帝國之將來，抑歷史者不徒以研究過去之事實爲目的，必也於其既研究之事實中，認明一國發達之大傾向，此大傾向在解釋關於將來之運命之問題，是吾人研究歷史之方針所在也。支那帝國者，將來如何變動，果可見乎？即今日之現況，推將來之趨勢，固不出左之數間。

第一 歐洲文明之進入

支那帝國者，對歐洲文化之進入，將受如何之影響乎？欲解釋此問題，宜先將所謂歐洲之文化分析之，而查檢其要質，而稱歐洲之文化者之內，固基督教所包含也。

抑基督教始進入支那，如上章所言，遠在唐朝，然此時之基督教者，終

不能與佛教諸宗競勢力。因而中止。卽其後輸入支那者。有天主教。而天主教實由伊他派。因布教東洋。來支那。彼之利瑪竇。以萬歷年間入明。止於北京十餘年。大排佛教。主張天主教之真理。於是士大夫稱天主教爲天學。一時靡然遵奉其教。佛教之徒大忌之。佛耶兩教之衝突。添明末之一奇觀。然當時士大夫之崇尚天學。其實感服天主教之教理。則較感服利瑪竇及其徒之天文地理之學矣。如徐光啓。尤崇尚天學之一人。其排佛老二教取天主教者。非感服天堂地獄之說。亦由信天主教之道德。可振興當時支那之衰頹風化耳。今舉徐光啓留天主教之奏議明証之。

臣嘗謂古來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人於善。禁人於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跖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詐

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原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報在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跖，似乎皆得其報。謂宜使人爲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一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不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藐而無當。行瑜伽者，雜符錄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於上帝之上，則與古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適從？何所依據乎？必欲使人盡爲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教，效正佛法者也。蓋彼西洋鄰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其久安長治如此。舉國之人，兢兢業業，惟恐失墜，獲罪於天主，則其法實能使人爲善，亦既彰明較著矣。此等教化風俗，雖諸臣所自言，然臣審其議論，察其圖書，參互考稽，悉皆不妄。臣聞田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爲漢名卿。

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又伏見梵刹琳宮，遍布海內，番僧喇嘛，時至中國，即如回回一教，並無傳譯經典，可爲證據。累朝以來，包荒容納，禮拜之寺，所在有之。高皇帝命翰林臣季勳矣，伯宗與回回大司馬何赤黑哈嘛等，繙譯歷法，至稱爲乾方先聖之書。此見先朝聖意，深願化民成俗，是以應表搜揭，不遺遠外，而釋道諸家，道術未純，教法未備，二百五十年來，猶未能仰稱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帝，以容納僧衆者，容納陪臣，則興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

明代支那之上流社會，視天主教如此，而天主教之目的，非如此現世的宗教也。於是利瑪竇者，北京城內賜宏大天主堂，頗受朝廷優寵，明朝之亡滅，一時其教中止。由是觀之，則清朝以前，天主教之於支那歷史甚短，到底無變壞漢族文化之發達之勢力，與佛教同也明矣。且夫

利瑪竇者亦支那天主教之信徒耳。知祖先教之到底難除而許之。以此言大受羅馬之攻擊。今於支那帝國。天主教信徒之數。既達百萬之多。是皆無智不學之人民。其勢力不及於支那一切社會。此後天主教基督教。雖得如何多數之信徒於支那。吾知其無改變漢族文化發達之勢力也。

然則宗教以外。歐洲文明之進步者。其意果何如。蓋不外科學之進步。機械之發明。物質之改良。而此三者果相容乎。吾以謂倍助其漢族固有之文化。無壞之之結果也。

歐洲科學之進步。明末清初。既採用歷術。又如火器。明末既以佛則機之名採用。又如數學與歷法。共採用之。而中西兩法並講究。此外歐洲諸學術。即法文理醫四科入支那。長髮賊以後之事也。至今日北京有同文館。廣東有廣方言館。天津有武備學堂。是皆無非以考究歐洲之

新科學爲目的而建設者。曾國藩曾有以習學藝擇人才使留學歐美各國之奏議。既已許可。清國人留學歐美。通達其學藝。稱贊其文化。輸入之於自國。現有盡力者不知幾十百人。如陸海軍軍備。長髮賊以來。模倣歐洲。鑿臺造艦。鍊軍。不幸遭遇日清戰爭。經十有餘年之久。所拮據經營者。一朝破壞。戰後之今日。清國益益模倣歐洲之兵器軍制。汲汲不遑。而歐洲之兵法。毫無與支那文化相衝突之處。亦可見矣。若夫鐵道電信之布設。今日清國急務中之急務。清國可因之受無限利益。斷無有破壞支那固有文化之恐。此外經濟機關。卽設立銀行。制定貨幣。清國之輸入歐洲文化。無論如何。皆非破壞漢族固有之文化者也。曾國藩平定長髮賊之後。以八事上奏朝廷曰。第一。國都移於中央。第二。掃文弱之風。開尚武之風氣。第三。改革軍制。以兵馬之權集於中央。第四。改革財政。中央政府宜收其權。第五。變科舉之法。士宜措虛文。講

實用之學第六。修海陸國防第七。開運輸交通之使第八。使青年留學歐美習諸工藝。嗚呼。是曾國藩三十年前吐露之意見。而今此意見者。一朝之君臣。因事勢之逼來。不得不着着實施。抑曾國藩第七條之開運輸交通之便云者。未必指鐵道電線之布設之謂。然當今日開運輸交通之便者。無如鐵道電線之布設。若鐵道電線。果如蜘蛛網。四通八達。布于全道。運輸交通之便。固不待言。陸海之國防。因之而得完成。兵馬財政之權。得集于中央。而國都亦不必移矣。

如此論來。歐洲之文化。即科學之進步。機械之發明。物質之改良。倍倍助支。那固有之文化。現事則固帝國之統一。進而生富強之結果。不但此也。且于支那帝國。實與以無限鴻大利益也。但改革清國。現今之科學法。以歐洲諸科學代之。或頗疑爲破壞儒教之精神之結果。雖然。所謂科學法之改革者。只廢從來無用之虛文。代之以歐洲實用之科學。

而已如經學史學經千古決不變之精神則此科舉法之改革于漢族固有之文化毫無變壞者也。

若夫歐洲之個人主義與支那之家族主義于根本不相容此以個人主義基礎之法國民法于支那決其爲斷不欲施行者若萬一施行之支那國民之基礎之家族制度不出百年漸漸破壞是將來漢族命運之所懸也。

第二 清朝永久維持

第十九世紀之今日雖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世界雖然亦有列國之勢力平衡法存于其間因之其惠所及既危者得安將顛者得持亦復不少彼如土耳其數十年前既爲半死半病之國氣息奄奄命脉猶得繫于今日者是豈非賴列國勢力平衡法之恩惠者乎然則今日之清朝其末路無疑矣正立俄英競爭之中受列國之干涉而今而後其壽

命得長久。未可知矣。回顧彼長髮賊之亂。賊勢之猖獗。十餘年之久。蹂躪十六省。攻陷三百餘城。終歸平定。將亡未亡之得。以再起者。天命人心。未全厭棄。而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李續賓等。諸豪傑之力。亦與有功。而外則亦有英佛之援也。故列國開清國干涉。却使其國運。得意外永久。未可知也。如日清戰爭亦然。若非俄法德三國同盟。清國之運命。果如何乎。

若今之清朝。外賴列國勢力平衡法之恩惠。內賴科學之進步。機械之發明。物則之改良。保支那帝國之富強。與統一。外寇內亂絕跡。四億萬之生齒。浴平和之澤。得如斯經過數十年。支那帝國者。于世界爲一大強國。國勢之振興。與種族之蕃殖共盛。而歐洲之物質的進步。與漢族之拜自然教互相抱合。一種斬新文化。現出於第二十二世紀之天地矣。

第三 清俄二國

欲決支那帝國將來之問題，則與俄國之關係爲最重。若一朝支那帝國失政治上之獨立，舉七十二萬方里之版圖，四億萬之生靈，歸俄國之有。雖然，今日世界列國之一舉一動，不免盡以列國勢力之平衡法支配。則俄國之併吞東洋，決非一朝一夕之間，可得其機會。是固屬別問題也。若俄國果有此機會，俄國果得征服支那帝國否乎？又果得統治之否乎？此二個問題，卽以吾討索歷史所研究之結果，可得十分解明而確信者，故可從此方面進研究之步。

回顧彼金元兩朝併吞宋及清朝代明，皆歷數百年之經營而始達其目的，決非由一時戰爭之勝敗也。然觀俄國與清朝之關係，不無大類似。金元兩朝與明朝之關係處，支那人民秦漢以來數千年間，爲北方種族征服統治，已成一大連續之事實。其命運如豫定者，自此處觀之，代愛親覺羅氏支配四億萬之生靈者，非俄國乎？攬黃龍之眼而睽

之者非猛鷲乎。

今若依事實論之。則俄國之蠶食支那帝國之邊界。覬覦內地。非一日矣。清朝咸豐八年。即千八百五十八年。俄國乘清國之內亂外寇交至。蠶食滿洲黑龍江左岸之地數百里。又讓受卡倫以外沿海之地數百里。是豈不似金元兩朝始覬覦宋之時乎。俄國煽動伊犁。便起叛。遂與清國搆兵數年。殆欲結定關係於清國之安危之約。是豈不與遼金侮宋之弱迫之。而促宋朝滅亡之命運之事相類乎。雖然。當時之清國。朝廷有人。不許此定約。是即清國之幸也。而此定約。即有名之伊犁定約。遣俄公使崇厚。因之召回。處斬監候之罪。反對此定約之張之洞。得至今日勢力之地步。試爲參考當時定約之草案。及張之洞反對之奏議。揭于左。

條約奏案

一于向來伊犁塔爾巴哈台哈什噶爾三城之外在烏魯木齊等六所許增設領事館。

二俄國人得通行關中秦隴自由往來漢口

三俄人得行船松花江至伯都斯城與沿江一帶居民貿易。
張之洞反對以上條約之奏議

夫新約十八條其最謬者無如陸路通商自嘉峪關經西安漢中直達漢口之一事如此約則我秦隴之要害荆楚之上流盡爲俄人之所據矣。互市場所在支蔓日甚則內國之消息皆通於彼而邊防之守禦爲弛。堂奧爲敵國之有是不可許之第一也。

一東三省國家之根本。伯都納吉林精華之要地。許彼俄國乘船來往自由。是與舉東三省全境任彼之游行無所異。是縱敵入我肩背。接迫神京。恰於綏芬河西。故無蹙二千里之封土也。且內川行

航。從來各國向我歷求之。我所不許也。若一許俄人。則他國亦必效尤踵至。是不可許之第二也。

一朝廷不征稅課。惠恤商人。若開準噶爾部及回部。並蒙古各部。任俄人之通商。而免其輸入輸出稅。我中國之商民。不但日困弊。而已。從來積弱貧困之蒙古各部。將爲俄國之餌。而新疆費巨萬之軍餉。徒爲俄人消糜。且張家口等處內地。到處開設俄人之商店。漸次增設。開彼不軌之戎心。萬里之內。首尾連絡。長變亂之端。是不可許之第三也。

一中國之藩屏。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是天所以限俄人。即彼欲犯侵。北西一面。運送之途極難。然今許彼出入內外蒙古內地。居留自由。彼以重利。暗蒙古。一旦有事。交通便益。運糧亦如意。彼必煽動我之藩屬。爲其先驅。是不可許之第四也。

一新約第十四條許俄人在卡倫三十六自由通行是其出入區域大曠無事之日彼之商人來往者不勝監視之煩有事而敵來則禦之甚難是不可許之第五也

一各外國之商賈無帶軍器出入內地之例今無故許俄人每人攜帶一鎗其意何居若彼千百爲群闖然而出入是兵乎是商乎誰能辨之是不可許之第六也

一俄人與我通商之際種種巧免課稅今有免稅之例各國要求均霑利益我國關稅必因之每歲減少數百萬是不可許之第七也
一同治三年（千八百六十四年）新疆所定之國界是侵斷我南北交通之要路者也新疆形勢其北路荒涼南方富庶然今新約爭瘠土而棄膏腴以與彼務虛名而受實禍拙無甚於是是不可許之第八也

一於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蕃哈密嘉峪關等處許俄國設置領事館是舉西域全疆盡歸彼控制有洋官則斯有洋商有洋商則斯有洋兵初則奪我權勢繼則變客爲主以馴我蒙古人民而服於彼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其危險何如且我境內之地許俄人之置領事各外國亦將援例至十八省之各腹心之地遍設洋官是其不可許之第九也。

一以新約還我之伊犁者其三而皆兩山嶺而爲在卡倫以外之要地故俄人欲盤踞之據高以臨卑險要全在彼手矣以西以北之地我得之無開拓之地區無可牧畜之處是絕無地利矣金頂寺久爲俄人之市廛現與之俄人便爲產業是伊犁一綫東方往來之路必經俄人之巢窟我出路既豫塞矣而寥寥遺民亦將遷之

而他去。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兩有用之財。以索我國無險要無地利。無人民無出路之伊犁。將安用之乎。是其不可許之第一也。

吾謂如斯擯斥定約不足怪。惟如斯定約之提出爲足怪耳。若此定約時。清朝無反對而實行。恐清朝既無今日。然當時以開戰之決心。拒此定約。慷慨上奏之張之洞。今與伊犁西藏於俄國。又許俄國之要求。以借其兵。使馬關定約歸廢紙。以此觀之。今後若逼於必許之情形。締結伊犁定約於彼。何不可乎。以是觀之。清國之前途。惴惴焉如履薄冰矣。況乎俄國蠶食黑龍江左岸之地數百里。清國所不忘也。俄國覬覦清國非一日。又清國所知也。清國之大敵不在英國而在俄國。清國近世卓識之士林則徐所初看破。今日清國上下之士民。所稱其卓見者也。而當日清戰爭。遣密使於俄國。乞其援。又募付我國之償金。乞俄國之

保證是宋與元講和亡金而遂爲元所亡得無有相似之感乎反之俄國對清國之征畧或以勢威嚇之或以恩籠絡之乘虛衝弱志之遠大謀之周密非金元兩朝之比若以勢力之大小強弱論之俄國今日兵力之強大軍備之完備兵馬之精銳以對今日清朝恐非三百年前今之清朝以滿洲八旗二十四萬對明朝之比又非金對宋之比矣清俄兩國之關係如斯吾人徵既往察未來俄國他日併吞清國決不止想像可知但雖得征服之果能統治之乎此一個之大問題也而此問題吾以研究支那數千年間歷史之結果欲試解釋之者也

今日之俄國與昔日之遼金元對支那帝國之關係不可同一視第一遼金元者對支那國民爲劣等人種俄國今日文化有數處比支那國民爲優等第二遼金元之來支那建設國家同時自己之舊國民解散俄國征服支那後決不因之解散其舊國家是遼金元清雖征服支那

與將來俄國征服支那不可同一其統治所以大異也。俄國在歐洲其文化進步之程度居英美德法之下。對東洋各國以歐洲文明之代表者首居也。況乎俄國於歐洲一以其爲史勞夫人種之故。一以其所居之土地形勢常抱歐洲之文化既腐敗自己爲新文明之繼續者之意志。又向亞細亞開廣漠邦土。輸入希臘教於東洋人民。故常以輸入西洋之文明爲自己之天職自信。彼之彼得大帝以來奉此爲國是。至今日守此旨而不動。是世人所知也。

然今日俄國之異於他歐洲列國成一國之國是者。不外希臘教與君主專治。然希臘教者。雖全國多數之人民所遵奉。凡知歐洲列國之大勢。有智識有經驗者。日吹怪疑不信之風潮。此不信之風。將來益增長勢力。而俄國之有教育有智識之社會。或受法之虛索之系統。或心醉德之之哲學宗教不信之風。却比他列國有更甚者。又如君主專治。今

日其基礎雖依然不動。民主之風漸漸侵入其國之中等社會。彼與君主專治爲根本的。反對之虛無黨。隱然有勢力於社會之裏面。可知俄國之君主專治。將來益不能保全。然則今日之露國。於政治宗教之處。與他之歐洲列國無所異可見矣。而俄國所獨與他異者。以史勞夫民族建設此大帝國。此思想爲俄國帝國之基礎。有強固之勢力云。

夫俄人自謂史勞夫人種。如有一種特別天職之人種。漢族又自以中華中國自許。又俄國之希臘教有勢力於國民。儒教在支那國民有勢力。夫俄國自云史勞夫種。雖以特別之人種自居。矚丁民族之文化。發達既居絕頂。恰如老人。吾史勞夫民族。將欲發達。有如少年。前途有無限之奢望。此感覺者。俄國國家之發達上大動勢力。然俄國以歐洲之後進國自居。或嘗模倣法國。或嘗傾向德國。若支那國民數十年間依然以中華中國之民自信甚厚。不以制服於夷狄而異也。

故評國家之勢力。支那帝國自不及俄國。今日之支那。恰如昔日之宋朝。而俄國自北方來。對支那。或陰或陽。以政略與兵力計。南下之勢。恰如金元兩朝之對宋。而他日果有征服支那之機會。俄國之統治支那之政略。將何出乎。以政府統治支那。原極容易。如金元兩朝。以比今日。俄國尙不完全之軍備。不充分之兵力。猶能統一支那。況以俄國以今日之兵力。統治支那。非難。然而俄國欲支那與其國民同化。吾人知其萬萬不能矣。夫金元兩朝。雖以外敵制限支那統治之。保數百年間之勢力。非制度文物風俗習慣。一切變而爲漢俗。其人種遂爲漢人。充分與支那同化。然後能統治之乎。然今日之俄國。征服支那。決不因統治支那。而棄其希臘教。棄其歐洲文明。同化於支那也。

是則俄國欲化支那爲俄國人民。所不能也。使俄國爲支那不能。使支那爲俄國又不能。雖以兵力暫時征服支那。俄國永爲俄國。支那永爲

支那而俄國統治支那之一法。唯有以三億七千萬之支那國民。置俄國臣民之下。以其兵權稅權統屬俄國之國家。如是而已。而一切官吏任用支那人。猶不如元朝金朝乎。此乃僅有征服支那之名義。不能使之爲俄國之民也。

然試思七十二萬方里之面積。四億萬之人口。其富力遙倍於俄國之支那帝國。服屬於俄。俄帝國中央集權。果將置於何處乎。欲如今日之英國。在本國遙治印度。恐不能同例。而若以中央集權移支那。是俄國之中心。自歐羅巴移於亞細亞也。若俄國之權。平分爲兩。以支那爲東部帝國。以今日之俄國爲西部帝國。而俄國皇帝統治之。是一國分爲兩分。不得不爲之二國矣。

第十章 現時我邦漢文學之研究法當一變

我帝國現在及將來。對支那大有可爲之職分與利益。欲大爲者必先

大知不知則不能爲。蓋智識者勢力也。世界列國中無有如我邦人之善知支那之手段者。于今日爲我邦教育之一部。所究支那文學。卽爲知支那之既往與現在最好之法。

然何以我邦從來知支那者。未有如漢文學者之粗謬乎。是其故何也。畢竟研究之方法失其宜而已。然則從來漢文學者。研究支那之缺點焉在。吾人坐彼法國台依氏于英國文學史之發端所論之旨趣。不得不憶及而一言之。漢文學者。知支那之文學。不知產出支那文學之支那人。又知一個之支那人。不知國民之支那人。是皆着眼之處之謬而已。

故吾昔今後之漢文學者。研究支那文學之法。欲改正之如左。

第一。從來之漢文學者。知支那之個人。不知國民。故今後當注意于知國民。例如漢文學者知孔子之爲何人。至于孔子以卓絕圓滿代表支

那國人之特性，恐不知之。知朱子如何懷抱，如何思想，至朱子以博大精緻之思想家，所代表支那國民之思想，恐不知之。如此知個人之品性與思想，崇拜其人物，尊信其教義，雖亦必要，自觀察支那國民之處言之，則毫無價值矣。

凡一國之大人物大思想者，不外代表其國民。欲知孔子之卓絕圓滿之品性，不可不知支那國民特性。欲知朱子之博大精緻之思想，不可不知支那國民之思想。且知孔子爲欲知支那國民之特性，知朱子爲欲知支那國民之思想也。然從來之漢文學者，不着眼于個人與國民之間之關係，是豈非一大缺點乎。

第二，從來之漢文學者，明支那之古代，不明近世之事。夫漢文學者之目的，單研究支那之古文，則吾不之知。若其目的爲觀察支那國民，則不可不着眼于最近世之事。講支那之政治者，秦漢之制度雖知之，如

清朝今日官制之組織不之知。講學術者。宋學道統之傳。雖知之。如清朝今日學派之源流不之知。講歷史者。唐宋以上之事實。雖知之。清朝歷史最大事實。卽康熙乾隆二帝。以如何政畧統治支那。長髮賊之亂。滿漢之勢力消長進退如何。知此事實不之知。可得謂之研究支那歷史乎。

第三。從來之漢文學者。明支那文學之一部。不明其全體。例如講經學者。通四書不達六經。達宋學不達漢學。講文學者。讀唐宋以下之文章。不誦秦漢以上之文章。講史學者。明事跡不明制度。知政治不知社會。其一部研究之精密。比例全體之研究。粗鹵實可驚矣。故彼等之于支那文學之研究。費數年或數十年之時。費腦力而不見其利益。如此。畢竟研究法之不得其宜而已。故吾示漢文學研究者一變之新法如左。

文學

凡從來欲學支那文學者。讀文章軌範。唐宋八大家文。通例也是。不過窺支那文學之一部而已。今若欲通支那文學之全體。宜先讀左之二書。

文心雕龍

一讀此書。知紀事議論之諸體。及文章之格法。古來支那之文學總論。無如此書之簡括者。

文藝志傳

二十二史

凡司馬遷史記已下。至元明諸史。其名目雖有異同。然歷朝之史。必有闡文藝之志。或傳。詳錄一代之文學。今別抄此志。傳爲一部之文學史。知支那文學之變遷。最妙也。

古文辭類纂

此書編纂歷代之古文。比之唐宋八家文。或文章軌範之僅收錄唐宋

一派之文章者，最適合於今日我邦之研究支那文學之全體之目的。故予竊欲以此書代唐宋八家文讀本，文章軌範之二書。

史學

從來我邦之漢文學者，研究支那歷史，不外左傳史記及十八史略之類，是等之歷史，雖非不善，然欲從支那古今之歷史，審文化之發達，不可不依下之序次。

通鑑輯覽

此史者，支那之普通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明朝，簡而不畧，詳而不蕪，非十八史略通鑑覽要綱鑑易知錄可同日語，故予以之爲研究支那史之第一步。

歷代地理沿革圖

地理韻編今釋

凡讀歷史必明地理不待論而非支那之歷史地理歷朝之疆域地名與今日之疆域地名對照比較者無益此類之地圖及地志僅以上二書而已。

劉氏史通

杜氏通典

史通支那歷史之體裁及關於其長短得失之總論。研究史學者必以此書入門。通典者述歷代制度之變遷沿革。不讀此書則不知支那國家之成立及組織也。

一讀以上諸書。築支那史學之基礎。則當閱司馬氏資治通鑑。涉獵十二史。知事實愈博。識見亦愈進。

經學

經學有三派。曰漢學。曰宋學。曰清學。漢學主訓詁。宋學主理義。清學主

考証漢訓詁之學。注釋之經學也。宋義理之學。哲理之經學也。清考証之學。比較之經學也。然考證也者。其實不過擴張注釋之範圍。故清人于漢清二學無區別。唯漢宋二學並稱。

漢學記

伊洛淵源錄

漢學記。見漢學派之師傳。伊洛淵源錄。見宋學之傳統。故此二書爲研究經學不可不一讀之書。主漢學者。儒教之經典。解釋其適當之義。主宋學者。總括儒教經典之義理。明其統系。然是唯吾人現時于其邦之漢文學之講究法。從讀書上畧變而已。若進一步言吾人之希望。則吾人欲盡改今日之漢文學歷史的研究法。然則如何改歷史的研究法乎。卽希望編纂完全之支那歷史也。

今其關於歷史編纂之體例。以吾意見。陳一二如左。

支那歷史

宗教史

政治史

經濟史

哲學史

文學史

技術史

儒教

道教

佛教

耶教

宗教史

(儒教) 拜自然教之起原

孔夫子之生涯

儒教之組織

漢學即

注釋家

儒教與佛老二教之關係

宋學即性理家

儒教與國家

之關係 儒教與社會之關係 儒教與科學之關係

(道教) 黃老之學 方士道士之起源 道教與佛教之衝突 道教

與國家之關係 道教之要質及發達 關於道教各種之統計

(佛教) 佛教之東漸 經典之翻譯 各宗派之起源 佛教于支那

國民之精神上感化 物質上之影響 印度支那宗教上之交通

佛教與儒老二教之關係 佛教之與支那同化之結果 各宗派

之盛衰 唐朝之佛教 元朝之佛教 清朝之佛教 關於佛教歷

朝之統計

(耶教) 唐朝之景教 明末之天主教 耶教與佛教之衝突 耶教

徒輸入支那之文化 耶教與長髮賊 于現時耶教之勢力及歷朝

之統計

(政治史) 支那國家之起源 漢族革命之思想 夏殷周三代之法

制 自周至戰國之經歷 秦朝之一統及大改革 漢朝之建設
北方種族侵入 南朝北朝之分裂及因之而生之結果 隋朝之統
一 唐朝文化之要質 宋朝文化之要質 金元二朝之建設 元
朝之統一 明朝文化之要質 清朝之起源 康熙乾隆二帝之政
略 滿漢二族之勢力 長髮賊之亂支那國民之因而繼續擴張之
勢力

(經濟史)自太古至周朝工商業之發達 周之法制與國家經濟之
關係 戰國富強之策 秦朝之統一與國富發達之關係 漢朝之
重農主義 漢朝平準均輸之諸法 秦漢之貨幣制度 南北朝之
奢侈與民力關係 唐朝之國家經濟 唐朝工業技術之發達 宋
朝之富國策 元朝運輸交通之諸大工業 明末財政困難 清朝
之財政制度

(哲學史) 周代以上之哲學 周末戰國之諸子 晉朝之清談 佛
 教思想之輸入 唐朝之學 宋朝之學 明清之學
 (文學史) 支那文字之發達 儒教之六教 周末戰國之諸子 漢
 朝之文學 史學 經學 論策 南北朝之文學 唐朝之文學
 詩賦 經學 史學 宋朝之文學 史學 道學 詩賦 金元二
 朝之文學 戲曲 小說 明朝之文學 史學 道學 批評 清
 朝之文學 經學 史學 考証
 (技術史) 黃帝堯舜之制作 禹之洪水 周之建築土木製造及關
 于美術之進步 秦朝之諸大工業 南北朝與佛教發達之美術
 唐朝之建築製造及美術 宋朝之建築製造及美術 元朝之諸大
 工業 明朝建築陶器及美術之發達 工業及美術之進步 清朝
 與前朝之比較

以上所臚列只示其概略而已。然進支那歷史研究之方針亦聊爲參考之一助也。

支那文明史論終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赴印

(定價洋三角)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出書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〇日二次付印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三日二次出書

著作者 中西牛郎

編譯者 普通學書室

發行處 普通學書室

刷印處 中華印書館

不准翻刻

